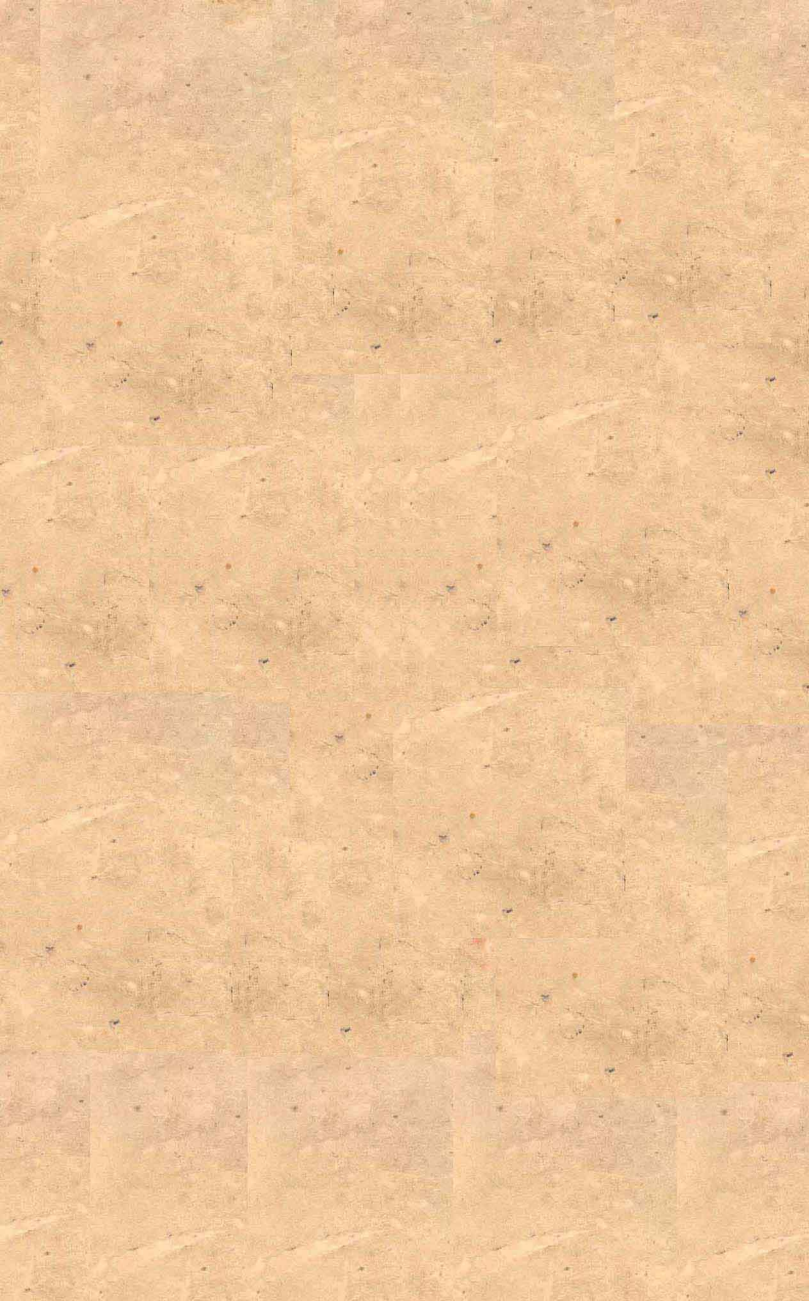


# 實報叢書

熊佛西作



實報叢書之廿九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賽  
金  
花

定價  
法幣大洋二角  
(外埠不加郵費)



著 者 熊 佛 西

發 行 王 志 新

出 版 者 北 平 實 報 社

印 刷 所 實 報 印 刷 所

各 發 行 處 各 省 市 實 報 分 銷 處  
及 各 大 書 局

# 序言

管翼賢

賽金花的生平，在她蓋棺論定以後，更普遍地傳佈開來，一般人都看到她一生事蹟的正面，沒有看到她一生事蹟的背面，從正面看，不過是一個弱女子的顛沛流離，有什麼可注意的價值？假如從側面去看，那麼她這一生的可歌可泣的事蹟，可以說是卅年來中國社會的反映。我們從賽金花的一生事蹟裏，會獲得中國過去社會形態的許多認識。

熊佛西先生的編劇經驗以及他過去對戲劇的供獻，是不用介紹的了，這次熊先生取了賽金花作題材，費了很長的寶貴時間，編成這部劇本，他不是也如流俗者存了投機取巧的心？我們看賽金花死之前後，無處不說賽金花，新舊劇場，賽金花之出現舞台，更成了他們的生意眼，我們的熊戲子，是不是也未能免俗，來一個「熊編賽金花」呢？

到你一口氣讀完他這劇本後，你會替熊先生答復一個「否」字。

只是賽金花的一生，不失為良好的劇材，只是賽金花死之前後，許多流俗的傳記家，小說家，戲劇家，……來左也賽金花右也賽金花的把一般人的視聽都淆亂了！有糾正的必要。只是要從賽金花一劇裏，以真正的戲劇功能，去指示現實社會中的幾條明路與幾個陷阱。只是為這些，熊先生只是為盡戲劇家的責任。

一個成功的劇本，不但在舞台上不朽，在文壇上不朽，劇中人也會隨着而益彰益傳，賽金花可歌可泣的人生，只需在這三幕劇裏表現的，便可益彰益傳了！我們不但由此正確地認識賽金花，更由此認識了許多當前的社會問題，而使我們在人生途中，得到許多新的啓示！

這樣，我們認識賽金花才有必要。這樣的賽金花演出，才有必要。這樣的賽金花劇本，才是不朽的名作！

我很欣幸實報能將這劇本發行，更欣幸這劇本問世，正是這劇在熊先生自己導演之下將它出現舞台之時，事實會告訴大家，我所感到的正是大家所會感到的。

於是我寫了如上的序說。

# 自序

我對於賽金花這個人本來不怎麼重視，從她個人來說，實在毫無寫成劇本的價值，不過我覺得她一生所經歷的社會環境，頗有教育的價值，戲劇的意味，很可以把它寫成劇本而針貶未來的社會。因爲今日的戲劇已不是消遣品了，應有其更大的社會使命。我們在理論上，不管主張爲人生而藝術，或爲藝術而藝術，一個劇本的編製或演出，必須於讀者或觀衆的生活上發生實際的聯繫，必須啓發他們生活向上的意識。「賽金花」這個劇本，是否做到了這一點我不敢說，不過我確想向這方面努力。

或許讀者諸君願意知道我寫「賽金花」的經過。現在讓我來說。

動機起於民國十八年。那年冬天，徐悲鴻謝壽康兩位先生從南北來，在一個讌會上忽然談起賽金花，大家覺得這個女人很有意思。悲鴻要爲她畫像，壽康要以法文爲她寫傳。悲鴻說：「佛西，你可爲她編劇！」可是大家都沒有見過賽金花。於是便約定某晚開一茶話會招待她，其實目的是看她。記得是在一個很冷的夜裏，在東城袁滄昌大夫家裏。這是我第一次見着賽金花。她穿着黑色的外套，鑲着棕色的皮領子和袖子，臉上薄薄的敷着一層粉脂，那時實際上她已經五十多歲了，但在燈光下去看只像四十幾歲的人。當晚在座的有三十多人，都是南北的文人或名士。悲鴻任介紹人，介紹每人和賽握手。她和我握手的時候，她說：「我和您今晚在這兒見面，都是前生有緣！」她這一句話好似一盆冷水，把我對她的一點熱望，（不是熱情，而是寫劇本的一點熱望。）澆得冰涼了！我覺得賽金花這個女人俗極了，毫無意味！爲她寫一個劇本，可以說不可能，我當晚確有這種感想。「把這麼一個庸俗的女人寫在劇本裏有什麼意思呢？」我會這樣問我自己。妖艷的妓女，華貴的狀元夫人，瓦德西的 *Misses* 等，或許有人認爲是很好的戲劇材料，但於我却「無緣」了。所以自從那一晚會見之後，我已放棄了「賽金花」；爲她編製劇本，當然更談不到。

民國二十二年悲鴻又到北平了。朋友們在藝文學校開了一個茶話會歡迎他。我也去了，當時賽金花也來了，記得她彷彿到過了一點兒，也是冬天，不過非夜晚而是傍晚，她還是穿着那件外套，祇是較前更褪色了，她臉上的顏色也沒有從前那樣豐潤，但是見面握手，還是第一次說過的那句老話——「我們今天有機會見面是前生有緣的」。

直到去年夏天，我到兩廣遊歷回來，也是翻閱舊報見着一段新聞，大意是說賽金花欠了房東的租金，已被告於地方法院。這「欠房租」倒引起我的注意了。我在劇本裏最喜歡描寫欠房租的糾葛，因為房東和房客立場不同，永遠是弄不好的。過了幾天我和一對新婚夫婦去逛天壇，我見前門的五牌樓油新了，天壇的一切都刷新了，朱紅的門柱，黃綠的磚瓦，紅綠相映，燦爛輝煌。然而從天壇出來，在天橋買了一份小報，又看到賽金花病重的消息：大意說螫居仁里十六號的賽金花，近因老病多舛，年事已衰，染便血之症，已三日不進飲食云云。本想就近到居仁里去探望她一下，但恐怕她見面又說「有緣」，故只好打住。

過了幾天，我又聽說驛馬市米市胡同三百年來以售燒鴨馳名的「老便宜坊」有倒閉的消息！

關於時局又是一度謠言！數度謠言！不知那裏來了那麼些謠言！這些使我聯想到庚子年八國聯軍大鬧北京城的現象！

報上又登着消息，賽金花更病重了，希望得着人們的援助，尤其是金錢的接濟。這時我對於賽金花已充分的同情了。我覺得這個女人太可憐了！我覺得這個時代太可怕了！楊村彬先生也來催促我把賽金花寫成劇本！

又過了半個月，喧赫一時的便宜坊果然倒閉了！廣和居倒閉了不久，而這個以考 *Pecking Duck* 聞名國際的便宜坊又倒閉了！嗚呼！

賽金花的病更重了！

我的「賽金花」劇本就在這種空氣之下開始寫作，這時我忘記了她的平庸，我忘記了他的粗俗！我只覺得她是一個飽經世故的女子！她的一生，的確曲折淒涼，晚年尤甚。較之「茶花女」更可泣可歌。我開始寫她的時候，我還希望她不死，然而明知在這種環境之下，她萬無不死之理，果然，不幸，賽金花終於死了！我的劇本也只好隨着她的歸去而閉幕！

不過我要鄭重申明：劇中人物，除了賽金花顧媽兩人外，都是作者根據三十年前的社會環境而臆造的，非實有其人。所以讀者諸君不必費其珍貴的時間和精力去考証或揣測，因為我一向認為在作品中「隱射」是無聊的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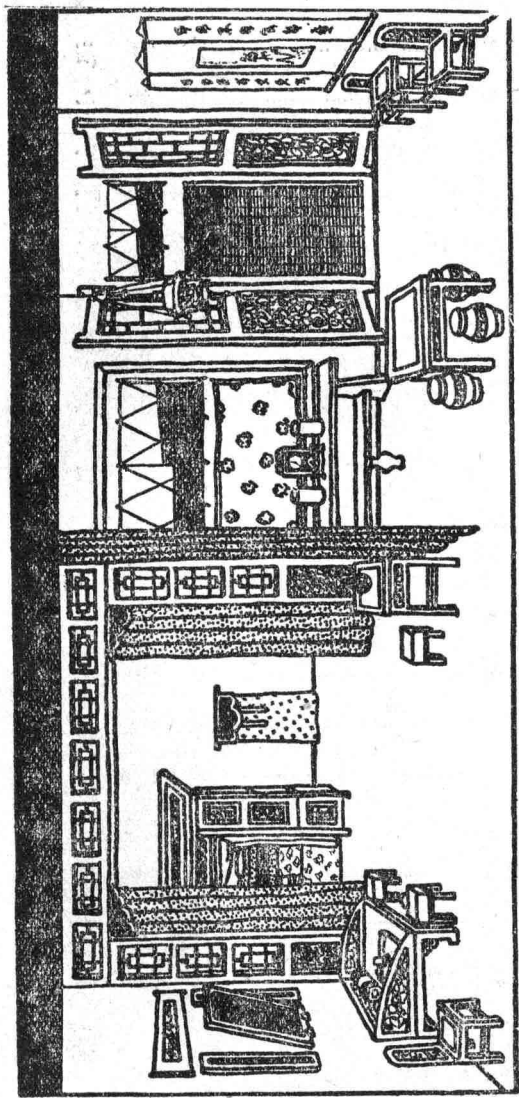
現乘在平作首次公演的機會，將此劇原稿刊行單行本，俾能隨時得到讀者的指正。關於此劇的刊行我要特別向實報社社長管翼賢先生致深切的謝意，倘無他的贊助，這個劇本決不能這樣快的出版。管先生這樣愛護藝術的熱忱，實可敬佩。張鳴琦先生爲本劇舞台面設計，盧淦先生爲本書畫封面，統應在此多多致謝。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日，熊佛西記於故都寫劇樓。

本劇首次公演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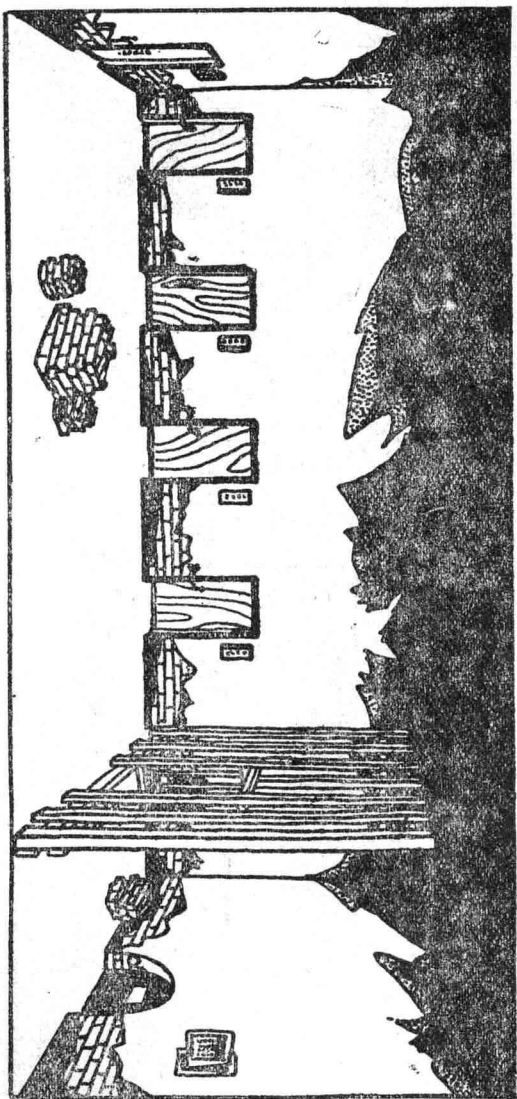
導	演	熊佛西
舞台監督	楊村彬	
舞台裝飾	張鳴琦	
佈景裝置	趙越	
服裝監製	盧淦	
前台主任	刁士衡	
賽金花	俞珊	
願媽	周荃子	
小芳	朱振林	
三	桑耀曙	
大爺	舒又謙 房品章	
錢五爺	趙希孟 郭學增	
曹七爺	趙狂雲	
周玉爺	楊村彬	
沈少爺	李維泰	
解差	鄭伯華	
女看	郭啓嫩	
小撲虎	王琪	
巡長	沈洪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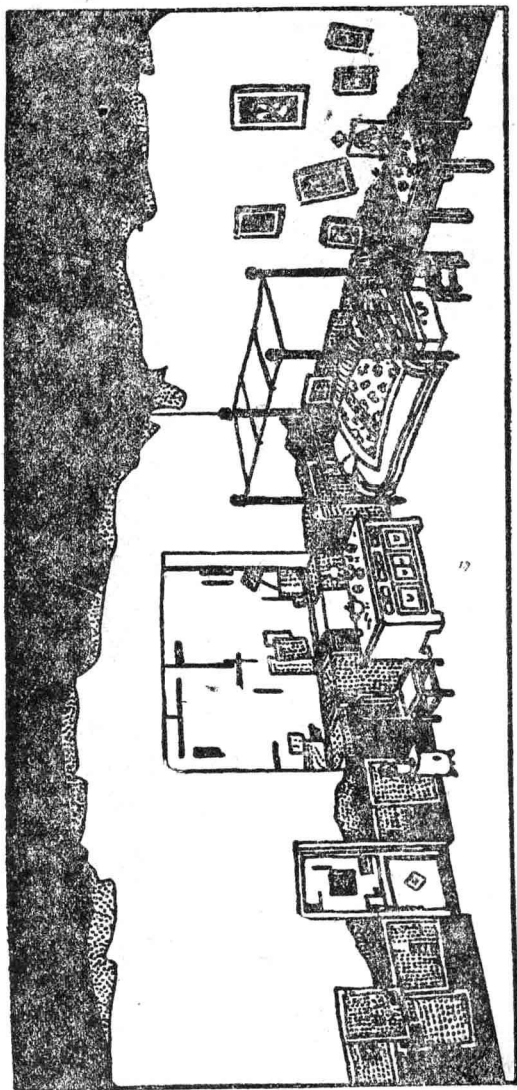
張鳴琦設計

本劇第一二幕佈景設計圖



本劇第三幕佈景設計圖

張鳴琦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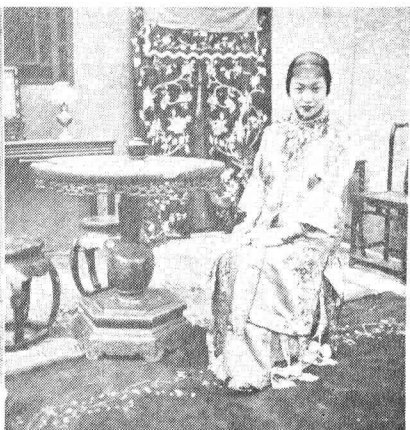


張鳴琦設計

本劇第四幕佈景設計圖



全燕！小撲虎這個兇勁兒！



↓ 解 差



全穿着狀元夫  
人的華貴衣服  
的賽金花  
看守



會這是孫三的神態



「小撲虎怒氣沖沖，  
心說：『真不成他媽  
的世界！』」

→小芳接過信來一看  
原來是楊大人的信



楊大爺(左)與曹七爺(右)的表情



一幕最緊張的場面，曹七爺說：「壞了，洋兵進城了！」

賽金花說：「顧媽，拿烟來！」



周玉爺(左)錢五爺(右)



顧媽



# 賽金花

身帶西

## 登場人物

賽金花  
顧媽  
小芳  
孫三  
楊大爺  
曹七爺  
錢五爺  
周玉爺  
沈少爺  
小獍虎  
女看守  
解差  
巡長

## 第一幕

景：北京李鐵拐斜街的賽金花書廬。是三間北京式的房子，間與間之間以紫檀木扇隔斷，但都留

有寬敞的空道。空道懸着深紅色的西洋絨幔，可以任意啓落。左邊的那一間，有一過道通外院，是賽金花的應客室，臨左是一排格子窗，從中可以窺見院中的樹枝花影。中心擺着一張大理石心的八仙棹，配着四個石心的小圓凳。棹上放着一個乾隆鷄血的磁花瓶。另外還有一套八仙椅。都是紅木的。壁上掛着一架那時候最新式的西洋自鳴鐘，和幾件時賢的書畫。中間的那一間屋子分成前後兩截，後截僅置一雕花的紅木床，襯以粉紅色的帳子，及艷麗的枕被。前截，則置以紅木衣櫃，穿衣鏡，梳妝台等物。右邊的那一間比較的小些，裏面堆着層層疊疊各色皮箱，是賽金花更換衣服的地方，也可說是她的密室，所以幔子是垂下的。總之，從這三間屋子裏的一切，可以充分的看出主人是一位富麗香艷的美人。

是庚子年七月的一個晚上，華燈初上的時候。院裏有弦歌之聲。賽金花坐在梳妝台前梳妝，顧媽站在一旁侍候。

金花：顧媽，三爺在院裏和誰唱呀？唱得這麼起勁兒？

顧媽：王長林汪桂芬兩位老板都在院裏呢！（此時外院孫三等正唱空城計司馬懿圍城的一段。

）太太，您聽，這是王老板反串司馬懿呢！

金花：王老板真有趣，我還不知道他能唱黑頭呢。

顧媽，你看今天的頭梳得怎麼樣？

顧媽：我看比昨天的好得多，昨天左邊的鬢角太下了，今天的剛剛好。

金花：（轉過頭來照反鏡）對了，今天的確比昨天梳得好，可是這兒，顧媽，你來，你來替我梳上去一點兒。（顧媽爲她理髮，理畢，金花又照鏡）對了，現在好一點兒了。好，就這樣吧，現在你來替我把這些珠花戴上。（顧媽爲金花戴珠花）這邊戴這一小朵。左邊的還要靠後一點兒。前邊的我自己來戴。（又照鏡）你看怎麼樣，顧媽？

顧媽：我看太太今晚美極了！比那天晚上都好看！

金花：好，你去請三爺他們進來唱吧！（顧媽欲下，金花又將她叫回。）

金花：顧媽！

媽顧：太太！

金花：現在幾點鐘了？

顧媽：（走到左邊屋子去看自鳴鐘）已經快七點鐘了，太太！

金花：你們別忘了，楊大爺今天晚上在我們這兒請客呢，你去和小芳把盃筷點心什麼的，都先擺起來吧！

顧媽：擺幾個座呀，太太？

金花：擺七八位罷。是楊大爺在這兒請客吃便飯。就請三爺進來。把燈也點着。

顧媽：是！（走到左邊屋子的窗下）三爺，太太請您和兩位大老板進來坐呢！

孫三：（在院外）好，我們唱完這一段就進來！

（金花梳洗完畢，入右邊的屋子更衣。顧媽點燈。孫三王長林汪桂芬則在院裏清唱「法門寺」。唱畢，王汪則告辭回家。）

孫三：（在外）別走呀，金花請您兩位哥兒到裏面去坐一會兒啦！

長林：（在外）天不早了，明天再來吧！

孫三：（在外）金花！你快出來送客吧，汪大哥王二哥都要走了？

顧媽：（走到右邊屋子的幔外）太太，您在換衣服嗎？兩位大老板要走了！

金花：（在幔內）我就好了，怎麼不請他們兩位進來坐一會兒呢？（院裏一陣笑聲之後，孫三手上拿着一把胡琴走進來。他是一個三十一二歲的中年人，長得並不怎樣好看，臉上許多黑癍，還有麻子，只是體格魁武，性子也很柔和。從他的裝扮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足氣味的舊式伶人。）

孫三：顧媽，太太呢？

顧媽：在裏面換衣服啦。（孫三走到右邊的屋子正要揭開布幔進去，金花穿着一身當年陪着洪狀元遨遊歐洲的服裝，從裏面出來，雍容華貴之至。）

孫三：啊？好一位美麗華貴的狀元夫人！

金花：你看怎麼樣？

孫三：（馬上表示恭敬，作侍者狀）小的孫三，豈敢在狀元夫人面前妄加批評！

金花：你又來逗趣了！你看我今晚這樣出來陪客，好不好？

孫三：（以戲台上說白之腔調）如此雍容華貴，富麗堂皇，豈有不好之理？祇是小生高攀不上！

金花：我說三哥，你怎麼噉？難道今天還沒有唱够嗎？

孫三：倘若狀元夫人這時候願意來一齣「貴妃醉酒」消遣消遣，奴才不才，願意自告奮勇去高力士，怎麼樣，娘娘？

金花：（做出一種使人憐惜的媚態）我說三哥，請你不要再逗趣了好不好？

孫三：我先把胡琴拉起來！侍候「娘娘」一段四平調！（孫三坐下，做出十足的內行樣子操起胡琴，拉了一段四平調）來呀，娘娘！

金花：三哥我求你不要逗趣了，好不好？

孫三：（以平常說話的口吻）非得你侍候我一段「貴妃醉酒」，我才不同你開玩笑！

金花：好吧，你去把汪大哥王二哥都請進來吧！

孫三：他們已經走了！

金花：走了？幹麼走得這麼早呀？我不是請他們進來坐嗎？



孫三：（站起，放下胡琴，嚴肅起來。）聽說今天外面風聲很緊！他們怕晚了不好回去！

金花：他們真胆小，長林更是怕事。其實楊大爺今晚還在咱們這兒請客呢，他的消息總比咱們來得靈通吧？

孫三：說的是啦，不是你提及我倒忘了，叫他們趕快預備吧！快到八點了，客人也許快來了。

（走到右屋叫顧媽）顧媽！

（顧媽上。）

顧媽：三爺，您叫嗎？

孫三：是的，今晚楊大爺在這兒請客，你去和小芳趕緊預備吧！把盃筷都擺起來！

顧媽：是！

金花：叫他們送一罈六十年以上的陳紹來！

顧媽：是。三爺，您看我們太太今晚打扮得多麼好看啊？

孫三：顧媽，你是第一次看見太太這種打扮吧？

顧媽：不，我們太太從前在洪家的時候常常這樣打

扮。

孫三：這是她從前做狀元夫人的裝扮！

顧媽：多好麼看啊！

金花：顧媽，你不要在這兒囉嗦吧，快去擺碗筷，客人快要來了！（顧媽下。即與小芳在右邊

屋子裏擺佈一切。）

金花：三哥你看我今晚能穿這套衣服出來應客嗎？

孫三：平常在家裏穿穿倒沒有什麼不可，不過穿着出去應客恐怕差一點兒。

金花：爲什麼呢？

孫三：你從洪家出來的時候，人家不是說定了嗎？

不是不準你接客嗎？

金花：可是洪狀元遺囑的五萬塊錢，爲什麼他們不給我呢？我現在出來應客也是逼着沒有辦法。他們既不尊重死人的信義，我何必替活人顧面子呢？

孫三：他媽的洪南真不是東西！

金花：他要是有一半良心，我何至出來幹這個？他怎麼對得住他死去的叔父！他們既不管我的生活，我就不替他們洪家顧面子！今晚不但我要穿着洪狀元夫人的衣服出去應客，並且還要你穿着洪狀元的衣服出去爲我拉胡琴！

衣服我都給你準備好了！（入幔內取出衣服）這是洪狀元留下的衣服，你穿上！

孫三：金花！我看不要這樣開玩笑了吧？洪狀元家裏現在雖然沒有人在京裏，可是聽說他還有不少的親友在這兒。劉子明就是他的親家！沈德仁也是他的好朋友！

金花：我不管這些！我們吃這行飯的人最講義氣，洪狀元，本着良心說，在生前的確待我不錯，當時你也在他身邊當差，知道得最清楚，可是他家裏不應該把我攆出來，既把我攆出來了，又不應該不顧着我的生活！

孫三：可是我們在上海鬧出來的那一段事情，你忘記了嗎？

金花：上海的那一樁事情？——我不記得了！

孫三：你不記得嗎？那一年你剛從洪家出來，那時候你還沒有正式掛牌，也是我們正要好的時候，你把洪狀元的衣服給我穿上，叫我們在二馬路兜喜神，惹的許多看熱鬧的人跟着我拍巴掌，後來事情傳給洪家知道了，就叫巡捕房把我們攆出上海！難道這樁事情你忘記

了嗎？

金花：哼，你知道那一次洪家爲什麼那樣的生氣

嗎？

孫三：自然是爲了你太不替他們顧面子了囉！

金花：爲了我不替他們顧面子？其實是爲了你太不替他們顧面子了！

孫三：這話怎麼講？怎麼拉到我頭上來了？倒怪！

金花：你那時在洪家當差，當得好好的，洪狀元也很信任你，你知道後來他們爲什麼要把你辭掉嗎？

孫三：不是因爲我把老爺的紅花瓶打破了嗎？

金花：倒是爲了紅花瓶！可不是那一個紅花瓶！

孫三：啊？是那一個紅花瓶？

金花：倒是爲了我——這個紅花瓶呢！

孫三：金花，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大明白。

金花：這還不明白嗎？在洪家的時候，我們兩個人的關係，洪老爺並不知道，他從來不疑心我們的關係，可是他家裏的人早就看出來了，所以把你攆走了！說你打破了紅花瓶，不過是一個幌子罷了！

孫三：那麼他們爲什麼不同時把你攆走呢？

金花：他們敢嗎？洪老爺當時那樣的寵我！

孫三：可是把我算害苦了！我從洪家出來，身邊又沒有錢，心裏又惦着你，幸虧我還能哼幾句，才到上海下了「海」，不然的話，我當時不是餓死，也會生相思病死了！

金花：相思病？你不是這會兒說着我聽的吧？

孫三：金花，難道你到現在還不信任我嗎？

金花：乖乖的把這套衣服穿上！客人快要來了！

孫三：你爲什麼一定要我穿洪狀元的衣服呢？

金花：因爲人家都稱我爲狀元夫人，那麼你自然是

狀元老爺了！

孫三：我穿着這身衣服玩玩是可以的，可是不能陪

你出去應客。（孫三穿洪狀元的衣服，金花

爲他配戴一切。）

金花：爲什麼？

孫三：我怕撞出禍來倒不好！

金花：沒有關係，今天是楊大爺請客，到的都是熟  
人。（外院有人聲。接着一聲：「客來了！」

孫三：糟了，客已經來了！難道我就這樣出去嗎？

金花：不，你先躲到裏面去，我叫你出來你就出來

，讓我們來和楊大爺開個玩笑！

人聲：（在院外）顧媽！金花姑娘在裏面嗎？

金花：（輕微，急促。）快進去！千萬別出來！（

金花把孫三推入右邊的幔內之後，笑嘻嘻的迎了出去。原來走進來的就是楊大爺，曹七爺，錢五爺和周玉爺。曹七爺是北京當時唯一的富商，差不多地面上所有的銀號和當舖都是他經營的。他長得矮胖的身材，肥頭大耳，已經五十歲了，可是看上去只像四十多歲的人。錢五爺是當代的名士，是一位青年王爺，風流瀟灑，倜儻不羣，且寫得一手好字畫，有時哼幾句西皮二簧，也極够味兒。周玉爺也是一位青年王爺，眉目非常清秀，性情也很溫柔，頗有女性的美。至於楊大爺，似乎用不着介紹了。他是那時朝廷的一位要員。他的年齡雖已過六十，可是他對於賽金花的趣味，比任何少年王爺們還要濃厚。他的體格魁梧，五官也很齊整，祇可惜眼睛

長得太小一點兒了，尤其是他媚着一雙眼睛注視賽金花的時候可以看出來。他還有一個缺陷，——不過在舞台上倒是頂有趣的——就是他說話有時口吃。」

金花：大爺！

楊大爺：（媚着一雙小眼睛）呵？好美麗一朵金花呀，我的寶貝，你今晚怎麼打扮得這樣美麗呀？這就是你當年和洪狀元到歐洲去穿的衣服吧？好漂亮，好漂亮，哈哈哈哈哈！

金花：大爺太誇獎了！

楊大爺：請你們大家都來鑒賞鑒賞這一朵如花似玉的金花吧！

錢五爺：真是「芙蓉如面柳如眉」！

楊大爺：老五，你今天可不能不做幾首詩送給金花姑娘了！你認識他嗎？金花，這是當代第一流的書畫家——錢五爺，並且是一位有名的詞客！

錢五爺：楊大爺，用不着您介紹，我們早就認識了，您瞧，這邊還有我畫的一張橫披為記呢！

金花：可不是嗎？大爺，我認識錢五爺還在大爺之

前啦！

楊大爺：不對吧，金花？

金花：我說錢五爺是我這一跑到北京來組「金花班」才認識的，您，大爺，我們不是在天津的時候就有了很深的交情嗎？

楊大爺：可不是嗎？我的金花的小嘴兒好像黃鶯兒的小嘴一樣，真會轉，轉起來也真好聽！還有曹七爺，你當然是認識的，是咱們北京城裏唯一的大掌櫃，差不多城裏所有的當舖和銀號都是他開的！

曹七爺：大爺，您今天彷彿喝醉了酒似的，我們這些人還用得着您介紹嗎？

楊大爺：哈哈，金花，這位有名的相法家周玉爺，他的相法雖然精妙，可是不輕易肯替人看！可是他昨天給你看了了一個相，他說你長得一副好面孔，不但年青的時候要風流如意，步步高陞，就是到六十歲以後，還要大富大貴的！

金花：太承周玉爺誇獎了！倘若將來大富大貴了，一定是沾了周玉爺的福氣！

楊大爺：真怪，我看周玉爺的像貌和你很相像，你們瞧，眉毛，眼睛，鼻子，嘴，都很相似！

曹七爺與錢五爺：對了，真是長得有一點兒相似！

（錢由袋內取出鼻烟瓶子，吸鼻烟。）

楊大爺：既是這樣，金花，我今天倒有一個提議，

我想我這個提議你沒有不贊成的，就是你和

周玉爺換個帖兒，你們結拜把兄弟，怎麼

樣？

金花：大爺不要說笑話吧？

曹七爺與錢五爺：我們一致贊成！

楊大爺：我早就給你們準備好了，帖兒也寫好了，

我還帶來了一對紅蠟！（楊大爺取出一對

紅蠟。）

金花：大爺，您不是給金花開玩笑的吧？

楊大爺：你問周玉爺，是不是真的！

周玉爺：金花，的確是真的！因為我們看你生得一

副男子氣概，宜於同我們男子拜把子！

錢五爺：（笑）與其說金花長得一副男子氣概，倒

不如說你長得一副女子模樣！

曹七爺：這話很妙！

周玉爺：請你們別說笑話吧！

金花：我金花實在不敢高攀！

楊大爺：金花，你就不必「那個」了！你知道我今天

天爲什麼在這兒請客嗎？——而且只請這麼

幾個熟人？

金花：大爺自然是替我捧場！

楊大爺：今天可不是替你捧場，而是特爲來替你道

喜的！

金花：這實在不敢當！

錢五爺：可不是嗎？我們都是來爲你道喜的！

楊大爺：金花，不要再推辭了吧！玉勛，把蠟點起

來！

金花：這真要把我折壽壞了。

楊大爺：把蠟燭點起來！越簡單越好！

金花：我看改天再說吧，大爺？今天實在太倉卒了

！

周玉爺：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一點兒還沒有弄清

楚：金花，你今年究竟多大歲數？是那一天

生的。

楊大爺：帖子上沒有寫嗎？

周玉爺：這一定要問金花自己，才能寫的。

楊大爺：好，就請當代書法家錢五爺執筆吧？

錢五爺：好，好，我來。請把帖子交給我。這兒有

現成的筆墨。（大家亂忙了一陣，錢五爺寫

帖子，曹七爺諸人帮着點蠟燭。）

錢五爺：金花，你今年多大歲數呀？

金花：我實在不敢高攀了！

周玉爺：金花！你是瞧我不起呀怎麼着？

金花：玉爺，那裏的話，請您別誤會了我！

楊大爺：你瞧，現在可把周玉爺得罪了呢！

曹七爺：顧媽！拿一塊紅氈子來鋪下！

顧媽：是，曹大人！（顧媽拿了紅氈子鋪在地下，

然後把木炕上的鴉片烟燈和床上的鴉片烟燈

都點着了。並奉給每位客人一碗盞碗茶。擺

上了各種糖果。）

金花：玉爺，請您別生氣，我剛才說錯了！

周玉爺：你叫我「玉爺」不行！

楊大爺：除非你叫他一聲「玉哥」！

周玉爺：對了，除非你叫我一聲「玉哥」！

金花：玉爺，您這不是替我出難題目嗎？

楊大爺：快叫！快叫！只要一叫，什麼事情都完了。

金花：好，我就叫，可是太放肆了。我的玉哥，請

您別生氣！

周玉爺：我的好妹妹，我那能向你生氣呢？

錢五爺：嘿，你們不要把我忘了呢，金花，你究竟

今年多大歲數呀？

金花：我今年二十七歲。

楊大爺：有人說你今年三十二歲了？

金花：沒有的事，我在光緒十三年嫁洪狀元，那年

我才十四歲，今年庚子年，不是剛剛二十七

歲嗎？

周玉爺：反正我比她大，她應該叫我大哥，我今年

三十五了。

錢五爺：（寫）「賽金花二十七歲」，幾時生的？

金花：十月十九日生。

錢五爺：「十月十九日」。你呢，周玉舫？對了，

三十五歲。幾月生？

周玉爺：四月初四日生。

楊大爺：好，現在你們倆相對磕一個頭，你叫他一

聲哥哥，他叫你一聲「妹妹」，禮節就算完畢。金花，你先跪下，叫一聲「大哥」！

周玉爺：磕頭就免了吧，只要她叫我一聲大哥，我叫她一聲二妹妹就行了。

楊大爺：那也成！

金花：我看您不應該稱我爲「二妹」，您應該叫我

「二弟」，您不是說我長得一副男子氣概嗎？

楊大爺：對呀對呀！「二弟」的確比「二妹」好！

你以爲如何，錢五爺？

錢五爺：當然「二弟」好得多，「二妹」小器得很，聽上去亦有點肉麻，還是二弟好。

周玉爺：那麼你叫我一聲「大哥」，我叫你一聲「二弟」！

金花：大哥！

周玉爺：愛伊，二弟！

金花：愛伊。現在行了吧？

楊大爺：行了行了。此後我們應該稱他爲周大爺，

稱金花爲賽二爺！

金花：不敢當，真不敢當！

曹七爺：賽二爺，我給你道喜！（拱手）

金花：不敢當！（回禮）

錢五爺：賽二爺，我也給你道喜！（拱手）

金花：真不敢當！（回禮）

楊大爺：這麼說起來，金花，我也得正式給你道個喜才好？

金花：（楊大爺要向金花拱揖，金花以嬌媚之態阻之）呵，大爺，您千萬不要這麼做，不然的話，真要把我折壽壞了！

周玉爺：大爺，您就不必客氣了吧！我看我們現在開席吧？二弟，你去看看酒席準備好了麼？

金花：好，我去看看，我想早已準備好了。顧媽，酒都準備好了嗎？（金花到左間屋子來，玉爺隨之。其他客人則分躡於木炕及床上抽烟談天。）

顧媽：早就準備好了，大小姐！

周玉爺：顧媽，從今天起，以後不准叫大小姐，應該叫「二爺」！知道嗎？

顧媽：知道了，知道了，以後應該叫我們小姐二爺！你也記住點兒，小芳！

金花：大哥，今天只預備了一種酒，花雕，是福全館的六十年以上的陳花雕，十五斤，行不？

周玉爺：行。酒倒不必太多，其實就是楊大爺和錢五爺能喝幾盃。可是要叫老便宜坊送兩隻燒鴨來才好呢！

金花：對了，顧媽，燒鴨呢？

顧媽：早已送來了，小姐！

金花：是老便宜坊的嗎？

顧媽：是的，大小姐？

周玉爺：叫你稱「二爺」，你怎麼又叫「小姐」呢？

顧媽：對了，二爺！

周玉爺：其他的菜都是自己做的嗎？

金花：有幾項是我自己下手做的。其他的菜都是廣和居的。拔絲山藥，醬汁中段，潘魚，江豆腐，我都特別吩咐他們掌櫃的，叫他們今天特別當心一點兒。

周玉爺：你自己親自做了幾樣什麼？

金花：你停一會兒吃着猜吧！

周玉爺：我喜歡你做的冰糖蓮子。還有煑鴨掌。

顧媽：二爺，什麼都準備好了，請各位大人入座吧！（小芳氣喘喘的由外院跑進來。）

小芳：大小姐，王長林王老板……

周玉爺：還叫「大小姐」，叫你們此後叫二爺，怎麼不聽話呢？

顧媽：小芳，此後別叫大小姐！叫「二爺」！

金花：小芳，王長林老板怎麼啦？

小芳：王老板打發他的兒子來說，說今天晚上街上要鬧什麼事，叫咱們早點兒上門！

金花：怎麼啦，大哥，你今天聽見什麼了嗎？

周玉爺：沒有聽見什麼。一定是關於「洋鬼子」的事情，昨天有人造謠言，說鬼子這兩天要攻打北京城，其實鬼子是永遠打不進來的。我們的義和團多麼厲害呀！

金花：我總覺得義和團有點兒開玩笑，把我們女人的裹脚布掛在城樓上，說是可以擋槍炮？這不是拿我們女人開玩笑嗎？

周玉爺：什麼事情都是前生鑄定的。我已經替鬼子算了一個命，不管他們的槍炮怎麼厲害，他們決不能打進北京城！咱們還是請各位入座



吧，今朝有酒今朝醉！

顧媽：對了，什麼都準備好了。（金花和玉爺請客

入座，衆人正躺在木炕及床上噴雲吐霧。）

金花：大爺，請入座吧，五爺，七爺！

楊大爺：好，你們先坐吧，我抽完這一口烟就來。

金花：七爺，五爺，請吧？

錢五爺：好吧，咱們去吧，楊大爺請前面走。

楊大爺：不，今天我是主人。

周玉爺：我看大爺不要讓了吧？（大家入座後，孫

三始從幔內走出。）

孫三：你今天可把我收拾苦了！這麼熱的天氣，叫

我躲在裏面這麼久！

金花：現在你可以出去了！去和他們幾位大人開個

玩笑！

孫三：我不幹！

金花：我的乖乖，你還是乖乖的聽我的話吧！我們

是第一個南方班子在京裏走運，許多王孫公子都來捧場。這都是由於我這塊狀元夫人的牌子號招來的。我想，不久我們就會大發財

！乖乖的聽話吧！

孫三：我不想發財，我還是願意你跟我一塊兒「下

海」得了！我最討厭什麼乾哥哥乾妹妹的那

一套把戲！

金花：我知道你又發醋勁兒了！我的乖乖啦，自從

我們在洪家發生關係到現在，難道你還不能

明白我嗎？

孫三：你究竟愛誰？

金花：這還要問嗎？除了你，你想還有第二個人嗎

？

楊大爺：嘿，金花呢？叫金花來好好的唱上一段！

周玉爺：二弟！（周玉爺入內，見金花與孫三之模

樣，不勝驚異。）

周玉爺：啊？

金花：大哥，你不認識他吧？

周玉爺：這是那位大人？（金花只是笑。）

孫三：小的，不敢不敢！

周玉爺：你們在這鬧什麼把戲？

金花：大哥，您別做聲！（很溫柔的在玉爺耳朵裏

說了幾句話）

周玉爺：（笑）你這孩子真淘氣！好吧，帶着胡琴

一塊兒出去吧？

楊大爺：金花，快來替我們尊酒，唱上一段好聽的呀？

金花：就來了，大爺！（金花，周玉爺，孫三，走到席前。）

楊大爺：這是那位大人？

孫三：小的豈敢，大人！

楊大爺：我們今天不過是在這兒逢場作戲！

孫三：小的不知說什麼是好？大人請坐，請坐。（

玉爺金花只是大笑。）

楊大爺：老五，金花，你們兩個人傻笑些什麼？

金花：好笑！好笑！真好笑！我的牙都快要笑掉了！

錢五爺：老周，你和金花究竟笑些什麼？

周玉爺：真好笑！都是二弟搗亂！

楊大爺：你們究竟搗些什麼亂？快說！

孫三：快告訴楊大人吧，不然的話，他老人家要生氣了！

周玉爺：對了，還是快說吧，大爺，他就是孫三！

楊大爺：啊？孫三？

孫三：對了，小的就是孫三。

楊大爺：孫三，豈有此理，你爲什麼穿上這樣的衣服？

孫三：是金花小姐強迫着我穿的！

楊大爺：這不是洪狀元當年穿的衣服嗎？

孫三：是的！

楊大爺：金花，你這孩子真淘氣！你爲什麼要這樣打扮他呢？

金花：我倒沒有什麼特別意思，因爲洪狀元去世之後，留下了幾套衣服給我，今天忽然找了出來，讓孫三穿起來給我看看。

楊大爺：你真是個淘氣的丫頭！剛才嚇我一跳！下次可不能這樣呀，幸虧在座的都是熟人，不然定要撞出禍來！好吧，罰三盃！並且唱一段好聽的給你的大爺消消氣！

金花：好，金花自願受罰，喝酒三盃，願媽，把酒壺給我，（自飲自酌）一盃，兩盃，三盃！（大家一齊讚歎）現在我要敬各位大人一盃（爲各位倒酒）。先敬大爺，（自飲）請，大爺。（楊大爺亦飲了一盃）五爺，請！

自飲)。

錢五爺：好！(飲酒)我再回敬你一盃！

金花：不敢當，謝謝五爺！(對飲)

楊大爺：老五，你的酒量好，可以再敬金花一盃。

金花：不敢當，我要敬曹七爺了。七爺，請！(與

曹對飲)

楊大爺：好，現在應該唱一段解解悶。

金花：我還要敬大哥一盃。請，大哥！

周玉爺：二弟，請！(對飲)

錢五爺：這一盃才是真正的喜酒呢！

曹七爺：可不是嗎？

楊大爺：哈，金花的酒量真不錯。

錢五爺：她有七斤黃酒的量！

金花：老三，現在請把胡琴拉起來，我要侍候各位

大人一段「貴妃醉酒」。(眾鼓掌)

孫三：是！(孫三拉胡琴，金花唱「醉酒」一段，

衆人不斷的叫「好」。) )

楊大爺：好，金花，你今晚唱的特別好，你從來沒有

唱得像今晚這樣的圓潤而莊重！

錢五爺：好！的確好！

楊大爺：我現在提議，老錢：你和金花合唱「烏龍

院」，如何？

曹七爺：(鼓掌)贊成贊成，我們一致贊成！

錢五爺：就怕我唱不好。

周玉爺：不必客氣，五爺，誰不知道您是北京城數

一數二的票友呢！老三，再把胡琴拉起來！

金花：我要配不好，請五爺包涵。

錢五爺：得了！自然你比我唱的好。(五爺金花合

唱「烏龍院」，唱一句，衆人叫一句好，正

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小芳拿一封信進來)

小芳：楊大人的信。

楊大爺：啊，誰給我的信？(楊接過信來拆閱，大

驚。)

金花：什麼事，大爺！

楊大爺：不好了！皇上和太后已經離京了！

錢五爺：呀？怎麼皇上和老佛爺都走了嗎？

周玉爺：那麼事情一定很嚴重了。

楊大爺：糟了！

金花：什麼事，大爺？

楊大爺：洋兵已經進城了！

曹七爺：呀？鬼子已經進城了？我得走！

楊大爺：我也得走！趕快叫他們套車！

錢五爺：我們都得走！（此時遠遠的傳來一陣鎗炮聲。）

楊大爺：你們聽！這不是鎗炮聲嗎？

周玉爺：可不是嗎？我得赶快走！（衆人慌慌張張

的取了衣帽就要走，可是鎗炮聲愈逼愈近，

愈來愈緊。曹七爺錢五爺先跑了出去。）

金花：我看還是請各位大人在這兒躲一躲吧，街上

亂得慌，恐怕已經不好走了！

楊大爺：不，我非走不可！小芳，我們換一換衣服

，快把你身上的衣服脫下來給我！

金花：不能走，大爺！您聽！外面的鎗聲越來越近

了！（曹七爺錢五又跑了回來。）

錢五爺：不行了，不行了！洋兵已經到了門口了！

已經走不了了！

楊大爺：呀！呀！洋兵已經到門口了嗎？你們的大

門門好了沒有？

小芳：早就門好了！

楊大爺：准門好了嗎？

小芳：沒有錯兒，楊大人！

楊大爺：快把你的大褂脫下來給我穿！

金花：現在您不走，就不必改換衣服了！

楊大爺：不，我還得換上他的衣服！（更衣服）這

都是他媽的「義和團」闖出來的禍！

周玉爺：大爺，怎麼是「義和團」闖出來的禍呢？

楊大爺：要不是他媽的「義和團」，相信他媽的什

麼念咒可以抵禦鎗炮子彈，還說他媽的女人

的馬桶可以填炮眼……

周玉爺：大爺不是也很相信「義和團」的念咒嗎？

楊大爺：那時候他媽的大家說得神乎其神，好像真

有其事似的！

周玉爺：我看「義和團」的念咒倒靠不住，我的相

法準靠得住！

錢五爺：你看怎麼樣，玉爺？——你看這事將來怎

麼下台？

金花：對了，請大哥占一卦！（周玉爺以指計算）

周玉爺：我看準沒有事，三天之後，鬼子準退出去

楊大爺：你算準了嗎，玉爺？

周玉爺：沒有錯，大爺。咱們中國現在走的是水運

，他們鬼子走的是火運，水不是尅火嗎？

錢五爺：（忽然發名士的脾氣了）我看都是咱們這

班在朝廷做官的渾蛋！

楊大爺：老五，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周玉爺：我看五爺是多喝了幾盃酒！

金花：不，我看五爺是說笑話的！

錢五爺：在這樣緊急的時候，城裏還住着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太后和皇上豈可以隨便離開京

城？

楊大爺：老五，我看你今天是多喝了幾盃，所以又

發你那名士的驕勁兒了！

錢五爺：難道他們的性命就要緊，我們老百姓的性

命就不要緊嗎？

楊大爺：老五，我看你簡直是滿嘴胡說！

蒲五爺：胡說？要是我現在掌了政權，我一定不怕

鬼子！我準不走！我一定與城同亡！

楊大爺：你們聽這話，多漂亮呀？

曹七爺：我向來不喜歡多說閒話的。說這些閒話又

有什麼用呢？我看咱們還是設法走吧！

周玉爺：現在鎗聲雖是息了，可是街上亂的很，恐

怕還走不了。

曹七爺：真把我急壞了，萬一洋兵佔住了京城，我的那些當舖和銀號勢必非關門不可！

錢五爺：老七，我看你真是商人之子，口口聲聲離

不了你的當舖和銀號，國家都快要亡了，還

管他什麼個人的幸福財產？

楊大爺：你們聽，這話多麼漂亮呀？

錢五爺：我恨不能投筆從戎，到戰場去殺敵！

楊大爺：又沒有誰阻攔你，你為什麼不去呢？哼，

恐怕你一見了鬼子，你的手脚都要發軟了！

錢五爺：可不是嗎？你瞧我的胆兒多麼小，洋兵還

在街上，我就先把小芳的衣服換上了！

楊大爺：混蛋！

錢五爺：你才混蛋啦！

周玉爺：大爺，大爺，您不必生氣，今天錢五爺的

確是多喝了幾盃。您還不知道他的脾氣嗎？

他喝了酒照例是要罵一頓人的！

金花：五爺，您也不要生氣吧，您請吃點兒水菓。

（此時院外有人鎗門，來勢極凶，大家聲色突變。）

楊大爺：不要是鬼子跑到咱們這兒來了把？

金花：不會的，我這兒不是重要的地方！小芳，你

到門口去聽聽！（小芳，顧媽，孫三都跑出

去探個究竟。外面叫門聲越急。）

周玉爺：糟糕，的確是洋兵上咱們這兒來叫門了！

金花：奇怪，他們剛一進城就上我這兒來幹什麼？

錢五爺：這還不知道嗎？——自然是上你這兒來找

姑娘的囉！

周玉爺：好，五爺的酒已經醒了。（外面鎚門聲愈

緊，孫三，小芳，顧媽，驚慌的跑了進來）

孫三：真不得了，的確是鬼子！二十多個，高大的

個子！個個背着洋鎗！門都快被鎚破了！（

衆人祇是哆嗦，以楊大爺錢五爺爲甚。）

楊大爺：這……這……這怎麼……怎麼辦呢？我真

受……受不了了！

錢五爺：我……我也受不了了！

楊大爺：你怎麼也受不了了？你不是要投筆從戎嗎

？你不會打了出去嗎？

錢五爺：大爺，請您別見怪，我剛才才是喝醉了，現

在經這麼一嚇，我倒醒過來了，咱們趕緊找

個地方躲一躲吧，聽說鬼子是非常野蠻的！

楊大爺：可不是嗎？金花，金花，我要躲到你們的

床底下！

錢五爺：我要藏到你那個裏面去！

顧媽：那可不行呀，錢大人，那裏面是我們小姐解

手的地方！

曹七爺：玉爺，咱們倆就躲在這木炕底下吧！

金花：不，您幾位不要這樣的慌張，洋兵也得講理

，讓我出去對付他們！

楊大爺：你出去？你一個女人！

金花：怎麼啦，大爺？難道女人就不能做點兒事嗎

？讓我出去！

顧媽：那可不行呀，大小姐！

金花：不要緊的，洋兵也得講理呀？

小芳：（嚇得面無人色的由外跑進來）不好了！門

已經給他們鎚破了！

金花：讓我去！請各位大人不要慌張！（金花從容

不迫的走了出去，孫三小芳顧媽跟在後面。

楊大爺曹五爺等先後躲藏起來。）

楊大爺：老周！你去把通外院的那個門也扣起來！

快！

周玉爺：好！（周玉爺把門扣了起來，自己也爬到木炕底下去。此時外院一陣說德國話的聲音，先是粗野，後來也漸漸的文雅起來了，最後聽不清楚了。一會兒，金花要進來，可是房門扣住了。）

金花：（在外）嘿，你們怎麼把這個門也扣起來了？快開門吧！

周玉爺：（從木炕下伸了腦袋出來，以氣音說。）

大爺，開不開門呀？是金花的聲音！

楊大爺：（在床底下）別……別開！

金花：大哥開門吧，洋兵已經走了！

周玉爺：呀？金花說洋兵已經走了？

楊大爺：那也等一會兒開！（金花把門弄開了，笑着走了進來。顧媽、孫三、小芳亦跟進來。）

金花：各位大人請出來吧，真要把我們婦道人家笑壞了！（周玉爺先從炕下爬了起來）。

周玉爺：二弟，鬼子真走了嗎？

金花：可不是真走了嗎？大爺！您請出來吧！

楊大爺：是真走了嗎！

金花：的確是走了！（楊大爺曹七爺亦先後從床底下爬了出來。）

楊大爺：嚇得我滿頭大汗！我活到六十歲，從來沒有受過這種罪！

曹七爺：我的心現在還撲咚撲咚的跳！

金花：嘿？錢五爺躲到那裏去了？（衆人遍找不得，結果還是顧媽把他從金花的廁所裏推了出來。）

顧媽：原來錢大人躲在大小姐解手的那間屋子裏了

楊大爺：真糟！老五，現在酒醒了嗎？

錢五爺：早就醒了。鬼子真走了嗎？

楊大爺：還沒有走啦！等你出去攆他們走呢！

錢五爺：不要說笑話！金花，真的走了沒有？

楊大爺：你先前的那股子衝勁上那兒去了？

錢五爺：我剛才的確是喝醉了！告訴我，鬼子究竟怎麼走的？

楊大爺：對了，金花，你報告給我們聽聽，洋兵究竟怎麼走的？

金花：說來亦很簡單：他們先進來，一個個都是非常凶猛，好像老虎要吃人似的！問我們要姑

娘！有一位軍官不待我開口，很蠻橫的把我抱到他的懷裏，我急了，我就用德國話向他說：「先生，請客氣一點兒！」他們聽我會說德國話，他們吃了一驚，那位軍官也連忙撒開手了。然後他們就問我爲什麼會說德國話，我就告訴他們我曾經到過德國三年，這麼一來，他們馬上客氣起來了。

楊大爺：金花，我決沒有料到你還是一位女外交官

錢五爺：其實要我也去也行！

楊大爺：你又來說大話了。

曹七爺：你們不要廢話了吧，聽金花說完！後來他們怎麼走了的呢？

金花：後來我就問他們的元帥是誰？他們就告訴我是瓦德西將軍。

楊大爺：什麼西？

金花：瓦——德——西。後來我聽說他們的元帥是

瓦德西，我就問他們瓦德西是不是高高的個子，寬寬的腦門，頭髮還有點兒禿的那位瓦德西，他們聽了更覺得奇怪，他們說「是的，你認識他嗎？」我說我在德國會見過他，他

們聽了更是恭敬，更是高興，說今晚回去稟告瓦德西，說明天派車來接我到他們營盤裏去玩。說完，他們就走了，臨走還只是抱歉，說今晚真對不住，到這兒來擾亂了我。

楊大爺：行，金花！你真行！真不愧是一位女外交官，老夫自愧不如了！

金花：大爺，您太誇獎我了，其實我剛才沒有辦法，不能不冒險出去一趟！

曹七爺：金花，你真行，此後我們都應該另眼看待你，你實在不是一個平常的姑娘！

周玉爺：你們瞧，我總算有眼光的吧，和他拜把兄弟！我的相法怎麼樣？——不錯吧？我早就說過他生得一副男子氣概！

楊大爺：我們在座的幾位男子，沒有不五體投地的佩服金花今天晚上的勇敢！大概只有老五，你不佩服吧？

錢五爺：您怎麼知道我不佩服呢，大爺？

楊大爺：從你說話的口氣還聽不出來嗎？

曹七爺：好，你們兩位又要拌嘴了！我要回去了，孫三：曹大人，還不行啦，街上還亂得很！剛才



人來說洋兵一進城就騷擾得厲害！

曹七爺：那麼今晚怎樣消遣呢？

楊大爺：金花，把牌棹子擺上吧！

金花：是的。顧媽，趕快把牌棹子擺上！（衆人都先後躺到床上炕上去吸鴉片烟，金花在一旁侍候，顧媽孫三等收拾狼藉滿桌的盃盤，而代以麻將牌，幕此時徐徐的閉。）

## 第二幕

景：與第一幕同。惟一切較前更爲華貴艷麗。是一個清新的早晨，陽光射在窗簾上顯示着一種活躍的情調。

顧媽在打掃屋子，孫三還睡在木炕上，鼾聲大作，小芳抱了一大堆禮物從外面進來。

小芳：您看！又收到這麼些禮物！

顧媽：都是那兒送來的？

小芳：我也說不上，這上面都寫着呢！

顧媽：我們二爺真交得一副好運氣，不到幾天的工夫，就收到幾千件禮物！

小芳：可不是嗎？真是好福氣！三爺還沒有醒嗎？

三爺！三爺！

孫三：（忽然醒了，坐起來。）什麼！二爺回來了嗎？

顧媽：二爺還沒有回來。又有人送來這麼些禮物！

孫三：拿來給我看看（小芳把禮物交給孫三，他打開了幾件看看，有一對銀花瓶，一對金碗，一對寶石戒指，無數件的衣料。）

孫三：這是一對銀花瓶，是盛八爺送的。這是一對金碗，是陸少爺送的。這是一對紅寶石戒指，是羅八爺送的。這是一對翡翠鐲子，是：

顧媽：那顏色綠得真好看！

孫三：李中梅？這是——那個李大人？這是一件好東西，不值一千，也要值八百！

顧媽：不是前些日子常來的那位李大人嗎？

孫三：不是的吧？那位李大人現在好像不在京裏呢？其他的都是些綢緞，一齊收拾起來吧，等二爺回來再說得了（小芳留下禮物，下。）

顧媽：二爺怎麼這幾天，天天夜晚都在德國營盤裏過夜？昨夜又是一宿，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孫三：可不是嗎？一定是瓦德西元帥不讓她走！

顧媽：他們鬼子也真有錢，送起來，總是一兩千的

！咱們二爺好運氣！

孫三：還不是咱們中國人的錢嗎？

顧媽：聽說街上現在還是不斷的搶，有些舖子還不敢開門啦！

孫三：聽說這一次是老佛爺闖出來的禍。

顧媽：怎麼是老佛爺闖出來的禍呢？

孫三：這我也不明白。街上都是那麼說！（小芳上，曹七爺隨之上！）

小芳：曹大人到！（孫三連忙迎上前去）

曹七爺：金花回來了沒有？

孫三：沒有。

曹七爺：還在德國營盤裏沒有回嗎？又在那裏過夜嗎？

孫三：是的，七爺。您今天怎麼這樣早？（顧媽送茶。孫三供烟。）

曹七爺：唉，這幾天的市面簡直給他們鬼子鬧得不成樣兒了！真是壞透了！

孫三：聽說還搶得很厲害？

曹七爺：哼！搶就不用說了！現在只等金花回來，看看她怎麼說！她去疏通瓦德西了，叫他的

兵不要搶！（這時外院一陣笑聲，好像是金花的聲音。）

顧媽：大概是我們二爺回來了！

孫三：一定是她！（顧媽和孫三都迎了出去，果然金花從外院走了進來，手中拿着許多的禮物，小芳和孫三抬着一木箱洋錢跟在後面）

曹七爺：金花，你怎麼才回來？太辛苦了吧？

金花：倒沒有什麼。七爺，您什麼時候來的呀？

曹七爺：我昨晚就沒有回去，在你這兒候了一宿。

金花：真的嗎？

曹七爺：可不是嗎？你問顧媽，我就睡在你床上，沒有想到你這位二爺一去就去了。一天一夜？怎麼樣？——我們大家託你辦的事情有沒有結果？

金花：我也沒有法子，我一到他們營盤裏，他們就高興得不得了，瓦德西又是我在德國認識的一位朋友。這幾天，他天天派車來接，每次還要送許多現錢和禮物！

小芳：二爺！這一箱子東西放到那兒？

金花：隨便放在那兒都行。

曹七爺：怎麼？這又是瓦德西送的洋錢嗎？

金花：可不是嗎？我真不好意思的受了，他老是一千一千的送！

曹七爺：足見咱們金花的魔力大！

金花：唉，還說什麼魔力，不過沒有法子罷了。

曹七爺：我們向他要求的事情他答應了嗎？

金花：完全答應了。今天早晨他已經正式下命令了

曹七爺：命令已經下了嗎？

金花：我看見他下的。

曹七爺：那命令怎樣說的，你知道嗎？

金花：大意說「中國的老百姓都是好的，與我們無仇無怨，我們不可騷擾他們，從今日起，我們全體將士在京城應該嚴守紀律，違者重辦」之類的話。

曹七爺：這好極了！難怪今天早晨我看見街上就平靜多了，有些舖子也開門了。我代表北京城的老百姓向二爺致謝！（曹七爺向金花拱手）。

金花：七爺！您又來了！不要拆我的福吧！

曹七爺：真的，金花，我們商界昨天聽說你答應去向瓦德西說情，大家都感激極了！

金花：其實這是我應該盡的義務。碰巧我又認識這位瓦德西將軍。

曹七爺：我自己更要重重的謝你，我的這些當舖和銀號，要再這樣騷擾下去，恐怕都非關門不可！

金花：唉，七爺，我們倆還談這些嗎？我要是不得您當時捧場，那有今日這個局面呢？

曹七爺：這倒也是的。可是你的魔力倒真不小，以一個弱小女子之身，居然說動一位蠻橫的將軍，這事將來一定會傳為佳話！

金花：這當然是因為我和他有特別交情。可是，七爺，有一件事情非請您幫我的忙不可。（小芳又拿了一大堆禮物進來。）

小芳：二爺，這麼一會兒功夫，又收到了這麼些禮物。

金花：讓我看，都是些什麼人送來的？（檢查禮物）這些送禮物的人我全不認識！

曹七爺：足見你現在紅極了！

顧媽：曹大人，我們二爺正交得一副好運氣！

曹七爺：可不是嗎？你的福氣也好，遇着這麼一個

主兒！你們兩人將來都要發財的。

顧媽：托曹大人的福吧。

曹七爺：倒不是托我的福，是托你們二爺的福！

金花：小芳，你去告訴他們門口，說是二爺此後不願意受人家的禮物了，謝謝他們大家好了。

小芳：二爺，這不行您啦，我們早就叫他們不要送來了，那些送禮物的人從前還要個回片什麼的，現在他們把東西一留下就走了，待我們跑出去看，人已不見了！有些人更有趣：他們把禮物從街上扔進來！

金花：您看這怎麼敢當，這樣的破費大家？

曹七爺：這都是因為你有功於地方，所以替地方做點好事，老百姓是永遠忘記不了的。對了。你剛才說要我幫你的忙，是什麼事情？

金花：昨天晚上我不是勸瓦德西叫他的兵不要搶嗎？他說：「搶本不應該，不過你們中國人也真可惡，我們一進城，大家都把門關起來，什麼也不賣給我們，連一個雞蛋都不肯賣給我們，常此下去，我們非餓死不可！」後來我就仔細向他解說，說只要他們不騷擾，我

們自然可以賣給他們東西。瓦德西聽了我的話非常高興，馬上當着我的面寫了一道命令，禁止部下騷擾。可是他要求我代他採辦軍糧，我本不能幹這個，不過當時沒有法推却，只好答應。瓦德西見我答應了，他高興極了，就召集了二十幾位軍官。大家都舉起啤酒來向我道謝，鬧了一整夜，直到天亮了才散。

曹七爺：那麼你現在要負責替他們採辦軍糧？

金花：可不是嗎？您想，我那能辦這個？所以非請您幫忙不可！

曹七爺：這很容易，我現在去把幾家最大的糧食店的掌櫃叫來聽你調動！

金花：這樣我就方便多了。

曹七爺：好吧，那麼我現在就去了。

金花：顧媽，告訴他們套車，曹大人要走了！（金花送曹七爺出去。片刻，金花又陪着孫三上。）

金花：我看你好像沒有睡醒似的？

孫三：我真受不了，你整夜的不回來！

金花：你的醋勁兒又發作了！你不要這樣吧，我的乖乖：咱們只要這樣的繼續下去兩年，咱們這一輩子就不愁吃穿的了。

孫三：我不願意你去和洋鬼子鬼混！而且你一去好幾夜不回來，我有時候等着你到天亮？

金花：這件事情我真對不住你，今晚我一定早點兒回來陪你！我問你：你去看了那個鄉下姑娘沒有？

孫三：可是你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情。我們告訴你

金花：什麼事情？你說！

孫三：今晚不准到瓦德西那兒去！

金花：去一定要去的，因為還有許多話要和他講。

孫三：可是不准在那兒過夜！

金花：今晚一定回來陪你！

孫三：準？

金花：準！好，那麼你現在告訴我，你究竟看見那個姑娘沒有？

孫三：昨天晚上就看見了。

金花：長得好看不？

孫三：這我可說不上來。

金花：有多高？

孫三：跟你差不離高。

金花：圓臉兒還是瓜子臉？

孫三：瓜子臉。

金花：眼睛長得大嗎？

孫三：大。

金花：雙眼皮還是單眼皮？

孫三：這可記不清楚了，好像是雙眼皮。

金花：皮膚白不？

孫三：很白。就是走路不好看，兩手在腰背後搖蕩

搖蕩的。

金花：你看她的確像一個鄉下姑娘嗎？

孫三：我看她穿着藍布大褂，紮着紅色腿帶，倒像是剛從鄉下出來的。

金花：賣主要多少錢？

孫三：她開口要一千五百兩銀子，看樣兒有一千二百兩銀子就可以成。

金花：好吧，那麼你就去把她買下吧，買來暫時把她放在西院裏，讓她學習幾個月再應客！

孫三：你不要先看看她嗎？

金花：我這幾天這樣的忙，那有工夫管這個，你看妥了就得。

孫三：你打算給她叫個什麼名字呢？

金花：我想還是和西院的姑娘一樣，都用「鈴」字排吧？

孫三：那麼叫什麼「鈴」？

金花：那就隨你便吧？「香鈴」，「鳳鈴」，「麗鈴」什麼都行。

孫三：那麼就取名叫「鳳鈴」吧。

小芳：（從外進來）三爺，王長林老板打發他的兒子請您到他那兒去，說汪老板和譚老板都在他那兒呢！

孫三：好，你告訴他，說我就去。（小芳下）大概是打聽什麼消息吧？

金花：不是，也許是聽說今天外面平靜了，他們要開戲了，他們不是歇了好些日子沒有唱了嗎？

孫三：對了，譚叫天最倒楣，剛剛紅起來，就遇着這次的事變。

金花：不過沒有關係。因為他已經紅了。外面一般

人不是都喜歡聽叫天嗎？譚腔在這會兒可以說是很時新了。

孫三：時新儘管時新，可是世界不太平也不行。我去看看，究竟他們有什麼事。

金花：可是你別忘記了那個鄉下姑娘的事。

孫三：我去一會兒就回來！

金花：我怕你一唱上了，什麼事情都忘了！

孫三：不，我今天決意不唱！

金花：我困極了，想睡一會兒。

孫三：對了，你也應該歇一會兒了，好幾夜沒睡覺。（孫三下）

金花：顧媽！（顧媽上）

金花：顧媽，我現在要睡一會兒。一會兒我還要上德國營盤裏去呢。有客人來，就說我不在家。

顧媽：什麼人都不見嗎，二爺？

金花：什麼人都不見，不管誰？

顧媽：我看這不行，二爺！

金花：爲什麼？

顧媽：您不知道，二爺，譬如昨天晚上，錢五爺同

着宗三爺金六爺幾位上這兒來，您不在家，他們很不高興，後來在這兒等您等到半夜，您還沒有回來，他們就發脾氣走了？

金花：大概錢五爺又罵人了吧？

顧媽：可不是嗎？——又罵了許多不好聽的話，說什麼「鬼子的洋錢大些嗎？現在紅了，就看不起咱們了」，這些很不好聽的話！

金花：不用管它，錢五爺喝醉了酒，照例要罵人的。

顧媽：可是，二爺，咱們得罪人太多了也不好，應當敷衍的咱們也得敷衍！

金花：這倒是的。（小芳又拿了一大堆禮物進來。

小芳：二爺，又收到這些禮物！

金花：小芳，我不是叫你不要再收禮了嗎？

小芳：可是不收下不行呀，二爺！他們送來都是好意！

顧媽：對了，二爺，人家送來都是一番好意，要不收下倒覺得怪不好意思的？

金花：好吧，都放在那邊吧。（小芳下。金花正要

到床上躺下，小芳在外院叫了一聲：「楊大人到」。接着楊大爺從外面走進來，金花連忙從床上下來迎接。

金花：大爺，您今天怎麼這麼早呀？

楊大爺：今天是爲了要緊的事情來找你。金花，沒有想到你現在居然成爲要人了！

金花：啊？我怎麼成爲要人了，大爺？

楊大爺：你想：現在全城裏的生命財產都操在你一人的手裏，這你豈不是要人嗎？

金花：大爺，您又來說笑話了！

楊大爺：的確，你現在要誰死，他就得死；你要誰活，他就可以活！老佛爺也不過如此！

金花：大爺，您怎麼啦？

楊大爺：你有今日這樣的地位我也爲你高興呀，金花！我也覺得榮耀，也不枉費我捧你一場！

金花：大爺，金花有今日，完全是大爺一手捧成的！

楊大爺：你這樣說，我就高興了。來，你過來，我今天要和你談一點正經事情。

金花：您說，大爺，什麼事？

楊大爺：聽說昨天下午你和瓦德西在前門大街一塊騎馬？真的嗎？

金花：是真的。瓦德西叫我陪着他一塊兒逛逛大街。

楊大爺：今天街上不搶了，聽說都是你向他勸的功勞？

金花：對了，我昨晚勸了他一夜，才成功。

楊大爺：這麼看起來，你確實跟他有交情了？

金花：也說不上什麼交情，不過他還聽我的話罷了。

楊大爺：外面有人說你在德國的時候，就跟他有很深的交情？

金花：那完全是瞎說的。我在德國的時候不過認識他罷了。

楊大爺：我現在要和你說的是這個：德國公使克林德不是被拳匪殺死了嗎？

金花：是的呀，所以才鬧出這場大禍來。

楊大爺：現在朝廷已經開始和他們議和，已派李鴻章李大人爲全權大臣，可是聽說別的國家都還沒有什麼，只要賠他們一點款子就可以了。

事，惟有德國不好辦，他們提的條件最苛刻，有些條件簡直是咱們中國辦不到的。

金花：我已經聽瓦德西說過，說是他們要求「老佛爺」抵命！

楊大爺：可不是嗎？你想這那能辦得到呢？

金花：大爺，我雖是一個無知識的女子，可是愛國心是有的。我昨天已經向瓦德西說了，叫他們不要逼迫咱們太厲害了。聽他的口氣，彷彿他自己倒不怎麼堅持，最難對付的是克林德夫人。他非要「老佛爺」抵命不可！我揣測瓦德西將軍的意思，只要克林德夫人不堅持，他倒沒有什麼不可的。於是我就托他介紹我去見克夫人。

楊大爺：你已經見到了克林德夫人嗎？

金花：在昨天下午四點鐘已經見着了，瓦德西隨我一塊兒去的。

楊大爺：克夫人是什麼意思？

金花：我剛去的時候，她的態度很不好，她一定追問太后皇上到那兒去了？言外之意，彷彿非要老佛爺償命不可！還要皇上道歉！大爺，



我倒要問你：老佛爺和皇上究竟上那兒去了？——有的人說上西安去了？又有人說上太原去了？瓦德西和克林德夫人常常問及我，我總說不知道。

楊大爺：對了，你就說不知道。其實我也不知道皇上他們上那兒去了。或許是上西安去了。你再接着說你和克林德夫人會見的情形吧。

金花：後來經我再三解釋，我說殺害克林德公使的是無知無識的拳匪，不是皇上和太后，更不是我們和平的中國老百姓，中德兩國的邦交向來是很和睦的，朝廷對於克林德公使也是很恭敬的，這次事變完全是起於無知的義和團，實在太不幸了！克公使已經死了不能復生，夫人倘能讓步，還可以恢復中德的邦交……

楊大爺：你這樣說了，克夫人怎麼說呢？

金花：她聽了我的話態度雖然畧微和緩一點兒，但是仍以沒有替夫報讐爲恨，所以他又說：「話雖如此，但是我的丈夫素來和中國感情很好，我却不能由他平白地給中國人殺死，我

一定要報讐！」我就說：「夫人所指的讐人不是那些無知無識胡作妄爲的拳匪嗎？現在拳匪眼見闖下禍了，早就跑的跑了！殺的殺了！我們朝廷與這事有關係的官吏，問斬的問斬了，賜死的賜死了，還有什麼讐沒有報呢？」她聽我這段話，他就不言語了，我接着又說：「夫人，你在中國多年，一定知道我們中國表揚忠孝節義的辦法，最光榮的是立牌坊，猶如你們貴國在大城裏鑄立銅像或樹立紀念碑一樣，如今我們朝廷打算在東單牌樓爲克林德公使建立一座大牌坊，用皇上的名義刻上公使生平的事蹟，促進中德邦交的功勞，以及拳匪事變不幸遇害的情形，使公使的事業可以永傳不朽。這樣，也無異我們皇上給公使賠罪了！」克夫人聽到這裏，不覺流下淚來，大概是想着過於苛求對於死去的丈夫也是無益的。於是她就用悲痛的聲音向我說：「好吧，只要你們朝廷對得住我的丈夫，我也決不苛求。」說到這裏我也不便繼續說下去，因爲大體上她已經不堅決從

前的要求了！

楊大爺：金花：您真了不得，這麼好的口才，你簡直不愧爲第一流的女外交官！

金花：我臨別的時候與她約着今天下午再去看她。

楊大爺：這也不枉費你的楊大爺捧你一場！好，我就要走了，今天晚上再見吧！

金花：大爺您今天幹嗎這麼忙呀？多坐一會兒好不好？

楊大爺：金花，我告訴你實話吧，外交上的這些事情我向來不過問的，這一次事出突然，大家慌張得厲害，現在朝廷雖然已派李鴻章李大人爲議和全權大臣，但是交涉非常棘手，我們做老百姓的能够替國家出一點力，就應該盡力，你既然已經向克林德夫人疏通了，這好極了。

金花：大爺，我倒要問您：李鴻章李大人現在什麼地方呢？

楊大爺：這個我也說不上，不是在天津，就是在上海吧。

金花：大爺有機會見着他的時候，邀他上我這兒來

坐坐，我和他本是熟人。我在上海還沒出面應客的時候，他和盛宣懷盛大人常到我書寓去坐。

楊大爺：是的，我見着他一定約他來。金花，我的寶貝，你現在是紅極了，你要好好的幹，將來事情平靜了，老佛爺和皇上回到京裏，說不定要重重的封你呢！

金花：要是那麼一天，我的祖宗三代都有光榮了！

楊大爺：可不是嗎？你好好的幹吧！可是將來不要忘了你的楊大爺！

金花：不會的，大爺！

楊大爺：叫他們套車！

金花：顧媽！叫他們替楊大人套車！

（金花送着大爺下時，楊回轉頭來向金花說。）

楊大爺：金花，聽說你這幾天，每夜都住在瓦德西那邊，這可不好，這對於你的名譽可有妨害，你得當心！

金花：大爺，這我何嘗不知道呢，不過沒有辦法罷

了，您想，既然有事要求人家，您也得將就人家一點兒才行！

楊大爺：這倒也是的，可是你別天天晚上住在那裏，免得外面議論。

金花：這倒也是的。可是他們每晚都要我介紹三四十個姑娘到營盤裏去，這個我真沒有辦法，他們雖然出到每人三十兩銀子一晚，誰肯去呀？

楊大爺：洋鬼子真野蠻！（楊大爺金花同下。片刻周玉爺陪着沈少爺上。片刻，金花從外面笑了進來。

周玉爺：二弟，我給你介紹介紹，這位是沈子美少爺。

金花：沈少爺？

周玉爺：就是刑部中堂沈德仁大人的少爺。

金花：啊，是的，沈中堂的少爺，請坐請坐。顧媽，倒茶，端水菓來。

沈少爺：我久慕賽二爺的大名，可是沒有得機會上這兒來逛逛，今天特託周玉爺介紹，打算中午在你這兒請客。

金花：沈少爺肯到我們這兒來請客，真是榮幸得很

了，不過今天中午我有點兒事要出去一趟。

沈少爺：那麼今天晚上好不好？

周玉爺：對了，就晚上吧？

金花：晚上可是我也得……

沈少爺：晚上也得出去嗎？

金花：很對不住，今天真是不湊巧，白天和晚上我都有點兒要緊的事情。您明天中午來請客好不好？

周玉爺：二弟，我想沈少爺今天晚上在這兒請客，你出去一趟再回來，也沒有關係。

金花：這樣也好，可是這樣我怕待慢了客人。您不見怪嗎，沈少爺，假如我中途出去一趟？

沈少爺：好吧！你既然這樣忙，我不在你這兒請客了，就得了！你賽二爺現在多麼抖呀，多麼紅呀，那把我們這種人放在眼中！

金花：沈少爺，您生氣了嗎？

沈少爺：周玉爺，我要走了，我在八大胡同走了十幾年，從來沒有碰過像今天這樣的釘子！

周玉爺：子美，你又發少爺脾氣了？嘿，這用不着生氣啦！

金花：沈少爺，請您不要生氣吧！我實在是好意，今天晚上的事情實在太重要了，不然我也決不出去！

沈少爺：什麼事情太重要了？還不是去炮台營陪洋鬼子睡覺嗎？不顧廉恥的東西！難道你賽金花紅一輩子嗎？將來你總有一天落到我的手裏！

周玉爺：子美，請你看在我面上，不要發少爺脾氣好不好？

沈少爺：我要走了！

金花：沈少爺，對不住，我今天待慢了您，我現在向您請安，請您別見怪！

沈少爺：我姓沈的看得你起，才上你這兒來請客，那知道你是這樣一個不受抬舉的東西！

周玉爺：嘿！子美！你不要太不顧面子呢！

金花：沈少爺，請您原諒我吧！

周玉爺：子美，你要是得罪了賽二爺，你就是得罪了我，你知道她是我的把兄弟嗎？

沈少爺：她不但你的把兄弟，并且還是瓦德西的姘頭呢！好吧，你叫鬼子來槍斃我吧，我姓

沈的才不怕這一套啦！

周玉爺：子美，你再這樣胡說八道的，我要跟你絕交！

沈少爺：玉爺，男子漢大丈夫，還是王爺的身分，不要太沒有出息了吧！我姓沈的恕不奉陪了！（沈少爺怒氣沖沖的下。）

金花：沈少爺！

周玉爺：不要管他，讓他走得了！你別生氣，二弟！今天都是我闖出來的禍，我不該帶他來！

金花：大哥，這不相干，我們吃這行飯的人總得受人家的氣的！其實沈德仁沈大人我也認識，他也上我這兒來過。他這位少爺怎麼這樣大的脾氣呀？

周玉爺：他生來就是這麼一股子大少爺脾氣。

金花：看他的樣兒，他的年紀還不算頂大！

周玉爺：也不過二十七八歲吧！

金花：我今天也實在沒有法子，你想，我一會兒就得上炮台營去，下午還得到克林得夫人那邊去，這都是不能不去的，晚上什麼時候回來真是說不準。

周玉爺：你可不要太辛苦了，二弟，我看你這兩天憔悴得厲害！

金花：我已經三晚沒有好好的睡覺了。

周玉爺：那麼你今晚就早點兒回來吧？

金花：他們那些軍官纏得厲害，我簡直走不開，他們一鬧，就是一個通宵！（小芳又拿了一堆禮物進來。）

小芳：二爺！又收到這麼些禮物！

金花：放在一邊得了。

周玉爺：你不要看看是誰送來的嗎？

金花：太多了，我簡直沒有法子看。

小芳：二爺！宗二爺那邊派車來接您來了！

金花：對了，宗二爺派車來接我好幾次，我都沒有去。這一向外面亂得很，他不願意出來，所以常接我到府裏去。可是我今天又不能去。小芳，你告訴他們，說二爺今天忙一點兒，不能去，叫他們回去，說我有空的時候一定到府裏去看宗二爺。

小芳：是。（小芳下）

周玉爺：二弟，你這樣做下去，一定會得罪許多人

？恐怕不好。

金花：我自己也知道這樣做很不妥當，可是我又有什么辦法呢？我只有一个身體！

周玉爺：昨天晚上就有人在議論你：說你現在鴛子很大，生客人不必說，就是常到你這兒來的熟客人你也不很招待，說他們來了，你只是把他們往西院推；西院呢，又沒有一個能應酬的姑娘！

金花：我現在打算買幾個漂亮的姑娘放在西院。已經有一個正在接頭，聽說長得漂亮極了，我將來打算把她取名叫「鳳鈴」。

周玉爺：對了，你不想法子擴充是沒有辦法的。一定要多買幾個漂亮而又能應酬的姑娘幫你的忙，我看你們西院很可以擴充，還有的是地方，擴充以後我担保發達，因為風水很好。

金花：怎麼風水很好？

周玉爺：因為西院那邊像一個「大烏龜」，所以宜於開班子！（小芳上）

小芳：二爺，門口來了十幾個糧食店的掌櫃的，說是曹七爺叫他們來見您的。

金花：好，叫他們等一會兒，我就去。

周玉爺：來這些糧食店的掌櫃的幹什麼？

金花：你還不知道嗎？——我現在是八國聯軍的採辦糧食的大員！

周玉爺：啊？——這個我倒不知道。是瓦德西叫你做的嗎？

金花：可不是嗎；我現在還要買五萬個雞蛋，你能幫我的忙嗎，大哥？

周玉爺：五萬個雞蛋？要這些雞蛋幹什麼？

金花：顧媽！三爺上王老板那邊還沒有回來嗎？

顧媽：剛回來。上西院那邊去了。

金花：你去請三爺上這兒來！

顧媽：是，二爺！

周玉爺：鬼子要這些雞蛋幹什麼？

金花：吃呀。

周玉爺：鬼子怎麼這樣歡喜吃雞蛋呢？

金花：他們說雞蛋很滋養。你能幫我的忙嗎？

周玉爺：這個我可不行，恐怕還得找曹七爺！（孫

三上）

孫三：二爺，你叫我嗎？

金花：是的。門口來了十幾個糧食店的掌櫃的，請

你去見見他們，請他們今天就送兩萬袋麵粉

到德國營盤裏去！還要五萬個雞蛋！

孫三：這個恐怕得你自己給他們去講，我剛才在門

口碰見他們，他們說得見賽二爺本人！

周玉爺：恐怕得你本人去給他們說。

金花：好吧，我自己去！大哥，你在炕上躺一會吧

，我就回來。顧媽，把烟燈點上！

顧媽：是，二爺：（金花下。）

周玉爺：老三！怎麼樣？你這幾天忙得很吧？

孫三：我倒沒有什麼，就是我們二爺忙得不得了！

周玉爺：你只要有工夫哼幾句就行，對不對？

孫三：這倒是的：大爺，我一天不唱嗓子就癢得難

受。

周玉爺：聽說你近來和譚叫天常在一塊兒，你覺得

叫天唱得怎麼樣？

孫三：我覺得他唱得不錯。您覺得叫天怎麼樣，玉

爺？

周玉爺：我覺得他比大頭還唱得好，可是有時候嫌

他的音調太萎靡了，有人說他是亡國之音！

孫三：倒不能這樣說。叫天的長處是够味兒。譬如他唱空城計，那種沉得住的神氣真有派頭！

周玉爺：嘿，老三，你把胡琴拉起來，哼幾句聽聽，好不好？

孫三：好。我來學幾句叫天給您聽。

周玉爺：就唱空城計吧。（孫三自拉自唱，周玉爺躺在炕上吸鴉片烟，正唱得起勁的時候，金花上。）

金花：你真是個戲迷，又唱起來了！

周玉爺：他學叫天，真學得像呢！我看，老三，你還是下海去吧！

孫三：我早就說我要下海去，可是我們二爺老不願意我下海！

周玉爺：他既然唱得這麼好，你爲什麼不讓他下海呢？

金花：他下了海，我怎麼辦呢？——我這班子裏裏外外的事情交給誰？

周玉爺：交給我得了。

金花：大哥，你又說笑話了？

周玉爺：我真不是說笑話。（小芳上）

小芳：二爺，瓦德西將軍派車來接您了！

金花：好吧。瓦德西將軍又派車來接我了。我得馬上

上去。家裏的事情就交給你們兩位吧！（走到梳妝台前敷粉，整容。）今天晚上我不見得能回來，就是回來也很遲。大哥，有熟客人來，就請您招待，叫他們不要發脾氣。他們問我，就說我到那個王府裏去了。千萬不要說上炮台營去了。不然，他們又要吃醋，鬧事！

周玉爺：好吧，你既然走，我也得走。我去敷衍敷衍剛才發脾氣走的那個沈少爺！

金花：對了，你也應該去敷衍他一下。請你替我疏通疏通。

周玉爺：一定。

金花：三爺，你就乖乖的在家裏。西院也得常去看，怕她們姑娘們不懂事，待慢客人！

孫三：你就放心得了，可是你今天早點兒回來！（金花周玉爺同下，可是金花出去了又回來。）

金花：老三，我還忘了一件事！

孫三：什麼事？

金花：今天晚上七八點鐘的時候，還要我三十個姑

娘到炮台營去！

孫三：可是人家都不願意去。

金花：多給錢，三十兩銀子一晚！三十兩不行，四

十兩！反正他們要女人，就不怕花錢！別誤了呀！

孫三：你今晚可準要回來！（幕）

### 第三幕

景：專制時代的監獄。是一座長方的院落，有南房七間，裏面住的是女犯。院裏擺着些磚石砌成的棹凳。與外面的來往全靠一個三尺多高二尺多寬的弧形的格子鐵門，門上掛着一把笨重的鎖。一位女看守坐在門外抽烟。開幕時，解差押着小撲虎從外面進來。

解差：王奶奶，你吃過了呀？又來了一個新犯人！

看守：幾號呀？

解差：三百七十二號。

看守：他叫什麼名字呀，李爺？

解差：這押票上寫着啦。李王氏，三十二歲……

小撲虎：你不認識我嗎？我的外號叫着「小撲虎」

！

看守：小撲虎？——小撲虎不是本京著名的女流氓

嗎？你不是頂大力氣，最能摔跤的那位小撲

虎嗎？

小撲虎：老太太我就是！

看守：你怎麼會落網了呢？

小撲虎：咱打死了人！

解差：嘿，快開門把她放進去得了！

看守：好，讓我來。（看守將鐵門打開，解差小撲

虎等先後趨了進去）我們這個監獄裏現在也够熱的了。有了一個鼎鼎大名的賽二爺，現在又來了一個轟動九城的小撲虎！

小撲虎：呀？賽二爺也在這監裏嗎？

看守：對了，賽二爺也在這裏。

小撲虎：豈有此理？誰敢把我們賽二爺關到監獄裏

來？

看守：她也是因為謀害人命！

解差：嘿，王奶奶，你少和她講話吧！快把他關起來，聽說她野蠻極了，力氣又大！你別看她長得這麼秀氣！



小撲虎：呸！放你媽的屁！誰野蠻呀？

解差：你瞧她這個兇勁兒！野蠻不野蠻？

小撲虎：哼！這就算野蠻嗎？你還沒有看見老娘野蠻的時候呢？

兒湯澡！

解差：真的！聽說她能跑進澡堂子裏去和男人一塊

兒湯澡！

看守：她這樣野蠻，不要放在我們這兒好不好！

解差：不行，東邊和西邊監裏都滿了，你這邊還空

着啦，只有賽二爺不是嗎？

看守：不，除了賽二爺，還有一位陳張氏。

解差：陳張氏？是那位謀害親夫的陳張氏嗎？

看守：不，這位陳張氏關在東院。這是另一個陳張

氏，也是犯了姦淫的罪。

解差：對了，我知道了，聽說她家裏很有錢，你

可以大………？

小撲虎：嘿，你媽的，怎麼就把我放在這兒嗎？

看守：我看這個傢伙真够兇的了，把她關到西院去

好不好？

解差：這那兒行呀？上面是這樣命令的囉！

看守：我真不敢担這個沉重！

解差：你別撒開她就得了！

看守：手總得鬆開吧？

解差：不，手脚都別撒開，這個傢伙力氣大着啦！

小撲虎：你媽的還不放我進去嗎？

看守：他媽的，我真倒霉，來了這麼一個野蠻傢伙

，我晚上又不能睡了！

解差：可是你這院裏人少，多麼清閑呀？賽二爺和

那位陳張氏又都是很有油水的。

看守：可是我一個子兒還沒有弄着。

解差：誰肯信，一個子兒還沒有弄着？嘿，我可告

訴你：有什麼油水可不要忘了我呢！

看守：那能忘了您，李爺？

小撲虎：你們這兩個王八蛋，還在說你媽的什麼。

趕快放我進去看賽二爺！

看守：她媽的女流氓，真够厲害了！把她關起來吧

！（看守將房門打開）

小撲虎：賽二爺在那兒？

（賽金花聽着有人喊她，忙從一間屋子裏出來。）

小撲虎：您是賽二爺嗎？

金花：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是誰呀？

看守：賽二爺您不用理她，他是一個瘋子。你媽的，你管賽二爺幹什麼？你的屋子是三百七十二號，就是這一間，進去！

（看守和解差死勁的把小撲虎推進一間屋子裏去了，然後出來把門鎖着。）

解差：這個傢伙真够厲害的了！

看守：非把他鎖住不成！

解差：其實她的像貌並不像她這個人。

看守：可不是嗎？外貌長得倒頂秀氣的呢？真是人不可以貌像！

解差：我真怕她逃走！聽說她有飛簷走壁的本領。

你晚上要特別當心一點兒！

看守：我今晚不睡覺。

解差：我要走了，你替我打開門吧。

看守：（開鐵門）不歇一會兒嗎，李爺？

解差：不啦。可是有油水不要忘了我呀！

看守：還能忘掉您嗎，李爺？

（兩人出了院，鎖上鐵門。金花在院內踱來踱去，她的風韻雖然依舊，但是神色顯示着

一種不可言喻的焦急。片刻，看守又開門進來了。）

看守：賽二爺，您知道剛才進來的這個犯人是誰嗎？

金花：不知道。

看守：她就是那個大家都知道的女流氓，小撲虎。

金花：啊？原來就是小撲虎？

看守：您要當心一點兒，別惹她！她野蠻極了！

我特來關照您一聲！

金花：謝謝你。你今天沒有喝酒嗎？這拾塊錢是送給你喝酒的。

看守：賽二爺！您不用客氣！

金花：請留下吧，是一點兒小意思。

看守：您太費心了，天天賞錢，您今天想要什麼嗎？

金花：倒不想要別的，我想吸幾口鴉片烟，有法子想嗎？

看守：有法子。對別的犯人也許辦不到，對於賽二爺沒有辦不到的！賽二爺，說實話吧，這年頭只要有錢，什麼都成；沒有錢，什麼都不

成！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真是一點兒不錯。譬如今天堂上打死的那個人，——今天堂上又打死一個人，您知道嗎，賽二爺？

金花：怎麼今天又打死了一個人？不是昨大打死一個革命黨嗎？

看守：您說怪不？今天打死的聽說又是一個革命黨？他媽的，這年頭那兒來的這些些革命黨？

金花：說的是啦。今天打死的那個姓什麼呀？

看守：聽說姓沈。也是他家裏不肯花錢運動。上頭開口要兩萬，沈家說拿不出來，上頭又減到一萬，沈家還說是不行，後來上頭再減成五千，沈家還是拿不出來，這個革命黨又不肯招口供，結果只好把他活活的打死了！

金花：真够慘的了！

看守：這些事情我們也看慣了，所以也不覺得怎麼樣？其實只要肯花錢，沒有一個死的！就是死了的也可以變活。

金花：這話怎麼講？怎麼死了也可以變活？

看守：賽二爺，您不明白這個道理吧？

金花：不明白，你講給我聽聽。

看守：那就是說，譬如這個犯人判了死罪，可是他肯花錢，上上下下都買通了，可以另外找一個囚犯去頂替。

金花：啊？錢有這麼大的用處嗎？

看守：可不是事嗎，所以我說只要有錢，沒有一個死的！賽二爺，您不是頂有錢嗎？趕快花點錢出去吧，在這兒究竟苦多了！

金花：我已經花了不少的錢。其實我沒有多少錢！

看守：聽說那個洋鬼子瓦德西送了不少的錢給您？

金花：唉，那一點兒錢早已花完了。我想吸幾口鴉片烟提提神，在這兒實在悶得慌，你能辦得到嗎？

看守：對了，我都忘了！我馬上就去辦！

金花：不太費事吧？

看守：不，一點也不費事！

（看守下，金金繼續在院裏散步。不料小撲虎不聲不響的推開了門，嚇得金花一跳！）

小撲虎：你不是賽二爺嗎。

金花：對了，我是賽二爺！您貴姓呀？

小撲虎：咱是小撲虎！

金花：啊？原來你就是小撲虎，我早就聽見你的大名。

小撲虎：這是天給咱的緣分，能够在這兒看見賽二爺。

金花：你從前見過我嗎？

小撲虎：見過，在前門大街，看見您騎在馬上。您那匹馬真不錯呀！要是給咱家騎上，說不定可以跨山過海！

金花：你犯了什麼罪？

小撲虎：我打死了一位姓桂的小王爺！

金花：啊？你打死了一位小王爺？

小撲虎：因為他媽的太渾蛋！他調戲咱街坊張二的小姑娘，人家不願意從他，他就派人來搶，給咱瞧見了，咱就朝着他媽的胸口給他媽的一拳頭，他媽的就一命見閻王了！

金花：原來你是爲人打抱不平了的？——可是禍也闖得不小呀？

小撲虎：沒有什麼？他媽的世界太渾蛋了！咱小撲虎就不裝着玩，說嗎就幹嗎！什麼都幹！金花：聽說你有一次跑到澡堂子裏去洗澡？那些男

人見着你都嚇跑了？真的嗎？

小撲虎：可不是嗎？這沒有什麼希奇！男女爲什麼要有這麼些分別？做人只要心地光明，不幹虧心事得了！咱小撲虎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金花：這倒是對的，我很佩服你。你的手脚現在這樣的用鍊子拴住，你覺得痛苦嗎？

小撲虎：沒有什麼？我要它鬆開，它就可以鬆開，你瞧！（果然，小撲虎把手銬鬆開了，兩手完全自由了。）

金花：你真有本事！

小撲虎：這算不了什麼！咱可以飛簷走壁！賽二爺！咱倒要問您：他們爲什麼把您關到這兒來！

金花：說起來話可長着呢。

小撲虎：您可以告訴我嗎？

金花：他們說我謀害人命，其實是冤枉。

小撲虎：是怎麼一回事！

金花：事情是這樣的：我班子裏有一個姑娘，名叫鳳鈴。她是我不久以前花一千五百兩銀子買來的。她來的時候介紹人說她是一個剛從鄉下來的姑娘，當時我看她穿著藍布大褂，紮

着紅色腿帶，倒像是剛從鄉下來的姑娘，那知後來一打聽，原來她曾經在紗帽胡同的茶室裏混過，有一個熟客打算花八百兩銀子討她從良，鴛兒要一千多，事情就沒有成功，領家的又怕她兩人打得火熱，萬一串通逃走，豈不落個人財兩空！就趕快把她出了手，賣到我的班裏。那知她來到我班裏不久，就服毒死了！

小撲虎：她媽的！

金花：你說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她和那個在紗

帽胡同茶室裏認識的客人，早就訂了生死的盟約，眼看賣到我班裏來他們的事兒不能成，便心眼一窄，服了鴉片烟尋死了！要是她

來的時候給我說明白，別說還可以收回八百

兩銀子，就是把她送了她的好好的，我也不

在乎呀！其實我是一個心腸極軟的人，不料

我正爲鳳鈴料理後事的時候，又惹出許多意

外的岔子，平空裏跳出來一個自認鳳鈴爲女

兒的婦人，一口咬定說鳳鈴是被我虐待服毒

自殺的！你說冤不冤！

小撲虎：她媽的！那兒會有這樣的事呢？

金花：這個老婦人便到衙門裏去告了，城上馬上發

下傳票傳我到衙門，那知道了衙門沒有開審

就把我轉解到這兒來了！聽說刑部中堂沈德

仁沈大人這時候正陪着老佛爺在萬壽山玩呢

！部裏的官員聽說賽二爺犯了案，不問青紅

皂白，一方面把我押了起來，一方面把我的

班子也封閉了！這無非是想敲我幾個錢！

小撲虎：她媽的真渾蛋！

金花：我想他們和我班裏的毛夥兒一定是串通了來

誣害我的。

小撲虎：真不是他媽的東西！我恨不得一個個把他

們揍死！

金花：加之瓦德西元帥在京的時候，你知道那是賽

二爺最紅的時候，難免不有許多大爺們被我

得罪了，這時候都來報復！

小撲虎：賽二爺，咱問您——您想不想走？

金花：走？到那兒去？

小撲虎：出去！您要出去，我可以帶您出去！

金花：你有這個本事嗎？

小撲虎：賽二爺，咱是好意，您不應該小看人！咱是好漢！好漢做事好漢當！其實，我要走，我就可以走！你瞧！（說話之間又把他的腳鏢鬆了，嚇得金花一跳）不過我不願意牽累人家罷了！

金花：你的確有本事，賽二爺佩服極了！

小撲虎：賽二爺既是冤枉，我一定要送您出去了。我再進來，我打死了那位小王爺，倒是一點兒不含糊！

金花：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不願意那樣做。

小撲虎：八國聯軍佔住京城的時候，我們全城的老百姓都得到您的好處，聽說皇上和老佛爺都得虧您替他們說了許多好話。現在皇上和老佛爺已經回來了，聯軍也退出去了，他們倒把賽二爺關起來了？他媽的真沒良心！

金花：這就相用提了！祇怪賽二爺的運氣不好！

小撲虎：豈有此理！這成什麼世界！（此時看守端着鴉片烟盤子進來，見小撲虎的手鏢腳鏢都已鬆了，不覺駭了一跳，手中的烟盤摔落在地。）

看守：我的媽呀！（轉頭就往外跑）

小撲虎：站住！（小撲虎勇猛的走過去將看守扭倒在地。）你要去報告是不是？你敢？

看守：不敢！不敢！我的爺爺，請饒了我吧！

金花：得了得了！這與她不相干！

小撲虎：我怕他去報告！

看守：我的爺爺，只要你饒了我，我決不去報告！

小撲虎：你要是去報告，我就折斷你的骨頭！

看守：我決不敢去報告！

金花：小撲虎，你鬆手罷！

小撲虎：（鬆開手，看守站起來）今天看賽二爺的面子饒了你！下次對於咱小撲虎的事情，你就少管為妙！咱是好漢，好漢做事好漢當，咱既然犯了王法關到監裏來了，決不逃走，這你放心得了！

金花：你放心吧，她決不會逃走的。

看守：不是我怕她逃走。我們也知道她是好漢。可是，您不知道，賽二爺，我們有我們的難處，譬如說吧，她現在這樣把手鏢腳鏢都鬆了，停會兒獄長來巡查，一定要罰我們！是這

麼一回事，您是明白人！

金花：這倒也是實話！

看守：她這會兒不戴着手銬腳鐐倒沒有什麼，可是不要讓我們獄長看見了。查班的來了她也得戴上，不然，我們就要受罰！

小撲虎：咱不逃走就得了，戴上這個，咱不幹！

看守：賽二爺，要是獄長來的時候，她還不戴上手銬，不但我要撤差受罰，恐怕這事情要鬧大了。請二爺替我求求她吧！

金花：看賽二爺的面上，請你體貼她們一點吧？

小撲虎：好吧，看賽二爺面子，待獄長來了，我一定戴上手銬腳鐐。

（外面有脚步和咳嗽聲）

看守：你聽！有人來了，怕是查班的來了！我的爺爺！請您戴上手銬進去吧！我求您！

金花：好吧！請你就戴上，暫時進去一會兒？

小撲虎：好吧，這還不容易嗎？（自動將手銬腳鐐戴上了。）

看守：還要請您到屋子裏去！

金花：你就到屋子裏去吧，反正一會兒還可以出來

看守：祇要一查過班，她就可以再出來。

小撲虎：好，我就進去一會兒，回頭見，賽二爺！

金花：回頭見，小撲虎！

（小撲虎進到屋子裏去了，看守即將她的房門鎖住。）

看守：這位小撲虎真够厲害的了！我在這監裏耽了幾十年，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犯人！我得去報告！來幾十個人把她捆起來！

金花：嘿，那可不行呀！要是那麼一來，你就沒有命了！千萬不可去報告！他們這流人雖然極粗野，但是極講信義的，要是你真的去報告了，她倒不一定吃什麼虧，——你剛才不是已經瞧見過她的本事嗎？——可是你準備死在她的手裏，你知道她犯了什麼犯嗎？

看守：不知道。

金花：她打死了一位王爺！所以你千萬別去報告！

看守：要是我不去報告，我可受不了了！

金花：其實她這種人簡單得很，只要你好好的對付她，她倒不見得會闖什麼禍來。

看守：好吧，我就信賽二爺的話，不去報告，可是

賽二爺要幫我的忙，勸他別在這兒胡鬧！

金花：一定！

看守：外面有人來了，我得出去看看！

金花：可是我的鴉片烟怎麼樣了？

看守：還好，什麼都沒有摔壞，只是燈罩子打破了

金花：好吧，你給我！

（看守把摔在地下的烟盤子拾了起來，遞給

金花，金花端進屋裏去了。有拍鐵門的聲音

。）

看守：誰呀？

顧媽：我呀！

看守：是吳大姐嗎？

顧媽：不是。我姓顧，我是來看賽二爺的！

看守：（從鐵門裏往外看）你看誰呀？

顧媽：賽二爺不是在這兒嗎？

看守：對呀！賽二爺是押在這兒！

顧媽：請您費心言一聲，說她家裏的顧媽來看她，

勞您駕！

看守：這是辦不到的。上頭有命令，不准賽二爺見

客！

顧媽：大姐，這裏面是三十塊錢，是一點小意思，送給大姐喝酒的。

看守：三十塊錢可喝不了幾杯酒，我們人很多！

顧媽：我是一個苦人，請大姐通融一下吧？

看守：來看賽二爺的就沒有苦人！

顧媽：我是她家裏的一個用人！

看守：我們不管你是他的什麼人！

顧媽：那麼你要多少錢？

看守：這可沒有定價，可是三十塊錢分到我名下，

沒有幾個大。

顧媽：我已經花了不少的錢，才讓我進到這門口了。

。

看守：那麼你再花一百塊錢，我就讓你見到賽二爺

！

顧媽：少一點兒行嗎？

看守：少一個子也不成！

顧媽：唉，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好吧，大姐，

這裏是一百塊錢！

（顧媽將百元交給看守。）

看守：其實這一百塊錢分到我名下沒有幾元，我得



分給大家。(將鐵門打開)您請進來。(顧媽入內)您請等一會兒，我去請賽二爺出來

顧媽：我不能進去嗎？

看守：不行。這是我們監獄裏的規矩。(看守走到金花屋子門口)賽二爺，您家裏有人來看您了！

金花：呀？我家裏有人來看我嗎？在那兒？(出屋子)顧媽！

顧媽：二爺！

金花：你居然來了！

顧媽：不知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大的勁！二爺好嗎？一輩子那受過這種罪！都是那個死鬼鳳鈴搗出來的亂！

金花：你快告訴我，家裏怎麼樣了？三爺的病好了沒有？

顧媽：家裏的事情不用提了，提起來反使二爺着急！

金花：你說吧，不要緊，你不要說，倒使我着急。

顧媽：您入監的第二天，衙門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們的班子封了，那些沒有良心的夥計

們，姑娘們，都和外面的流氓串通一氣，拐的拐，跑的跑，把二爺所有的貴重東西都偷走了！

金花：三爺爲什麼不管呢？

顧媽：唉，三爺就不用提了！自從您到監裏之後，

他就急成病了，簡直急成傻子了，現在什麼也不會說，整天的躺在床上「哼哼呀呀」的，你看這怎麼辦？頭些日子還吃點兒東西，這兩天連東西都不吃了！我真有點兒着急！

金花：請大夫替他瞧了沒有？

顧媽：早就請大夫瞧了，可是吃下藥去老不見效！

金花：你們沒有請錢五爺周玉爺他們代請幾個好一點兒的大夫嗎？

顧媽：唉，二爺，這就不用提了！只要人一倒霉，連鬼都看不見了！自從二爺入了監，除王老板汪老板幾位唱戲的，來看了三爺一兩次，其他的鬼都沒有上門！

金花：楊大爺呢？

顧媽：楊大爺？什麼「爺」都看不見了，當一出事的時候，我就去找楊大爺，鐵五爺，曹七爺

，周玉爺幾位大人，請他們出來想個法子救二爺出去，頭一兩次他們還答應想法子，那知後來我們去找他們，連見都不肯見了！

金花：顧媽，這些都是真的嗎？

顧媽：二爺，我跟你快到十來年了，從來沒有說過句假話，你還不信我嗎，二爺？

金花：不是，顧媽，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覺得這些事情都不像他們幹的！他們何至這樣的薄情呢？

顧媽：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薄情年頭！

金花：顧媽，我覺得做人真沒有意思！（觸動身世，不覺流下淚來）

顧媽：（也流下淚來）請二爺不要傷心，我想二爺不久就可以出去！

金花：這樣下去，我恐怕就是一年半載也不容易出去的。

顧媽：錢已經花了不少，可是還沒有一點好消息。

聽說一味花錢運動是沒有用的，聽說有人在背後存心和我們搗亂！

（看守從外面走進來。）

看守：嘿，過時候了，你得走呀！不然的話，查班的看見了，我們得受罰的！

金花：王奶奶，你今天還沒有喝够酒吧？這五塊錢是送給你喝酒的。（掏給看守五元）

看守：您不用客氣了，賽二爺！你（指顧媽）還可以和賽二爺談一會兒，不要緊，我剛才不過是知會您一聲罷了。（下）

顧媽：我覺得他們這裏的人比老虎還要厲害！好狠的心，我進來看二爺這麼一趟，從外到裏，十幾道門，一共花了五百多塊錢！好狠的心

金花：他們只認識錢！有錢什麼都成！

顧媽：我揣想二爺這案子恐怕非錢能够了的。外面謠言很多，關於二爺！

金花：你聽見些什麼謠言？

顧媽：聽說這一次是沈德仁的少爺和我們搗亂！說您有一次得罪他了！

金花：大概還是爲了那一次請客的事情。其實我那次是爲了國家大事，和克林德夫人約妥了，並不是我存心要得罪他！唉，做人真難！顧媽：還有許多人乘機來報復咱們。從前瓦德西將

軍在京的時候，咱們太得意了，也得罪不少的人，現在都乘機來報復咱們了！

金花：其實那時候我們紅，我們得意，關他們什麼事呢？

顧媽：在那時候我們也的確得罪了不少的爺們！現在事情平靖了，老佛爺和皇上都回來了，洋兵都退出去了，從前這些失意的爺們現在都又得勢了！

金花：這是我當初沒有料到的。

顧媽：這還不是要緊的原因，聽說最要緊的是洪家的親戚在背後搗亂！

金花：我相信這又是劉子明和沈德仁在那裏搗亂！他們都是洪狀元的親友，始終認爲我在外面應客，丟了他們洪家的面子！其實這那裏是我的本意！

顧媽：誰叫他們把洪大人留給您的五萬塊錢吞沒了呢？

金花：這些舊話就不用提了，只怪你的二爺交得一副惡運！（流淚）

顧媽：二爺，不要傷心吧，我相信二爺還要走好運

的！上一次八國聯軍打北京的時候，您不是對國家地方都有功嗎？要是能够讓老佛爺知道這事，老佛爺一定會重重的賞您！

金花：這事是辦不到的！老佛爺和皇上永遠不會知道我賽金花的！（看守走進來）

看守：現在你可應該走了！

金花：好吧，你就走吧！三爺的病你們得好好的瞧着點兒，萬一有個三長四短，我怎麼對得住他呢？

顧媽：不怕您傷心的話，瞧他那個樣兒，我看三爺也就是這兩三天了。

金花：你說他會死嗎？（又咽嗚起來）

看守：走吧，走吧。我們就要換班了！

顧媽：我走了，二爺，一兩天我再來看二爺！

金花：你還是設法見見楊大爺吧，無論怎麼樣，請他想個法子救我出去吧！

顧媽：好，我今天再去見他。二爺，您保重吧！（金花顧媽臨別依依，對泣。）

看守：走吧！走吧！（看守催着顧媽下，金花送至鐵門，飲泣不止，轉頭則見小撲虎自由自在

的立於其後。)

小撲虎：賽二爺！

金花：啊？

小撲虎：我看您很傷心？剛才走的是誰？

金花：是跟我多年的一個用人顧媽？

小撲虎：有放您出去的信嗎？

金花：還沒有信啦！

小撲虎：他媽的怎麼還沒有信呢？

金花：倒是聽說沈德仁沈大人從萬壽山回城了。可

是我還沒有出去的消息！

小撲虎：賽二爺，您究竟想不想出去？

金花：怎麼不想出去？

小撲虎：那麼，我今天晚上在三更天的時候送您出

去？

金花：不成，這樣一來，禍更要闖大了！

小撲虎：送了您出去，我再回來！

金花：那也不行。

小撲虎：賽二爺，您別膽子太小了！他媽的這年頭

膽越大越好！

金花：我不是膽小，我想把這事弄清楚，因為那個

鳳鈴姑娘的確不是我虐待死的。我確實是受冤了。我非得把這事情弄清楚不可！

小撲虎：賽二爺，您真是一個好人！弄清楚？——

我告訴您吧：這年頭是非就永遠弄不清楚！

這會兒就是他媽的這樣一個渾年頭兒！

金花：可不是嗎？

小撲虎：難怪他媽的前兩年義和團要造反！

金花：你加入過義和團嗎？

小撲虎：沒有。我不信他們的玩意兒！他們整天的

唸咒！我不信那一套！我是相信硬工夫的！

金花：我先以為你是紅燈罩呢？

小撲虎：不是。我什麼都不是，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一個滿不在乎的女人（看守和解差上）

看守：賽二爺，我給您道喜，您可以出去了！

金花：我真的可以出去了嗎？

解差：據可靠的消息，您的案子上頭已經判決了，

打算把您押回蘇州原籍去！

金花：把我押回蘇州原籍去？

解差：對了，不准你在北平開班子了，派我們四個

伙計押您回原籍！現在我來提您上去問話，

問話以後就動身去蘇州！

金花：是真的嗎？

解差：一點沒有錯！

金花：這是誰的主意，你們聽說了嗎？

解差：這倒沒有聽說。彷彿聽說這是我們沈大人和

劉子明劉大人的意思。請您拾答拾答走吧，

現在就要過堂了！（金花似有難色）

小撲虎：賽二爺，您應該高興呀？今天可以出去了

金花：我不願意回蘇州！

解差：（向看守）你怎麼把這個傢伙的手銬腳鐐都

撒了呢？

看守：這就不用提了，這個傢伙的力氣大着啦。你

把它拴上了，他又把它鬆了！這手銬腳鐐在

她簡直不算一回事！

解差：你不怕她跑了嗎？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看守：說的是呀？可是她自己說她決不逃跑！也決

不牽累咱們。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瞞上不

瞞下！只要她不逃走，就讓她這樣下去吧！

解差：王奶奶，你得了她多少油水？

看守：誰敢問她要油水？她不要你的命就算好了！

解差：她媽的，她有這麼厲害嗎？——我倒不信！

看守：你試試。

解差：讓我來！（解差把手銬腳鐐放在小撲虎面前

）乖乖的替我拴起來！

小撲虎：你媽的，你是啥玩意兒？（一拳把解差打

倒在地下）

解差：嗷啞！我的媽啣！

小撲虎：你這會兒才認識你的媽吧？

金花：你不要和他們鬧了吧！他們都是替官家辦事

情的人，你們也不要勉強她戴手銬腳鐐吧，

她是一位好漢，決不會逃跑的！

解差：我……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小撲虎：不准去報告！你要去報告了，咱就要你的

命！

解差：是！是！

看守：是不？我叫你不要多事！你瞧？我說人家是

好漢，不會逃走的！

解差：賽二爺，咱們走吧，過堂的時候已經到了。

聽說今天是沈德仁沈大人親自過堂！

金花：啊？沈大人是熟人，決不會把我怎麼樣的。

不過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強迫我回蘇州原籍呢！——這大概又是洪家那羣人在背後搗亂！

小撲虎：賽二爺不願意回南邊去嗎？

金花：我愛北京。我願意死在北京！

小撲虎：賽二爺要是不願意回到南邊去，那麼不去得了，有咱小撲虎在京裏，誰也不敢把賽二爺怎麼樣？

看守：可是他們禁止您再開班子不是嗎？

金花：我再也不吃這碗下賤的飯了！我已經够了！

寧可餓死！唉！

解差：走吧，賽二爺，就誤已經太久了！

金花：好吧，小撲虎，再見吧，沒有料到在這監獄裏會碰到你這樣一位豪爽的朋友！再會吧！

小撲虎！

小撲虎：回頭見吧，賽二爺。

（解差看守押着金花下，看守將鐵門鎖住，小撲虎往門外凝望者，最後說了一聲：『真不成他媽的世界！』，幕落。）

#### 第四幕

景：北平天橋附近居仁里十六號的一間屋子，破爛

的頂棚，褪廢的牆壁陰，沉之氣，瀰漫全室。靠右有一窗，窗格的紙已殘破不堪，外面的寒風一陣陣的往裏面吹，吹着虎虎的響。左邊有一門出入。

屋內只有一床，一棹，兩椅，均極舊腐。牆上掛着十數張主人三十年前的像片，這是唯一的東西可以看出主人當年的旖旎繁華，頂棚上垂下來的蛛絲，牽繫在這些像片上，更能觸起主人追憶她可歌可泣的過去！這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已近傍晚，但是還沒有上燈，外面的狂風虎虎的響，街上的行人已稀少，冷靜極了，只遠遠的聽着三兩童子叫賣晚報的聲音。主人賽金花，已改稱「魏太太」，已經六十五歲了，這時病在床上，呻吟，小哈八狗只是朝着門外汪汪的叫。顧媽——也老了——端着一個藥罐子由外面進來，藥調了，她送到金花的面前。

顧媽：太太！

金花：哼！……哼！

顧媽：太太，藥已經熬好了！

金花：小芳回來了沒有？

顧媽：沒有。

金花：怎麼去這麼半天還沒有回來？

顧媽：一定是曹七爺見他了，把錢給他帶回來了。

金花：要是曹七爺他們肯幫助我們一點錢，我或者可以好得快一點兒。

顧媽：小芳一定會帶錢回來。曹七爺他們現在不是頂闊了嗎？他們在拳匪造反的時候，不是都得過太太的好處嗎？

金花：唉，現在的人心變了，不像從前了！

顧媽：我想不管多少，曹七爺總會借給咱們幾十塊錢的！

金花：那個收房租的走了嗎？

顧媽：沒有呢。他還在門口等着啦。

金花：顧媽，你去告訴他，說我病了。請他通融幾天。

顧媽：已經說過了，他說不行。他說已經欠他二十三個月了，一共是二百五十多塊。

金花：你去告訴他：就說太太不是存心要拖欠他的房錢，實在是年老多病，運氣又不好……

……

顧媽：太太，您先喝藥吧，收房租的讓我去對付他。

金花：真沒有想到你的賽二爺晚年會受這種罪！我自問一生，並沒有作什麼惡，為什麼到老來受這種磨折呢？（哭泣）。

顧媽：太太，請您別傷心，藥快涼了，請喝吧！

金花：（飲藥）好苦呀！

收租人：（在外）他媽的，人死了嗎？

金花：這是誰在外面罵人？

顧媽：一定是那個收租的人！他不能罵人！我出去問他！

金花：不要吧，唉，他罵咱們，咱們只好認了，誰叫咱們欠他的房錢呢？

收租人：（在外）他媽的，裏面的人都死完了嗎？

顧媽：我去問他！他不能罵人！

金花：算了吧，顧媽，猶如咱們沒有聽見得了！

顧媽：不行，太太！咱們欠債還錢，他不能在這兒隨便罵人！

收租人：（在外）他媽的全死完了嗎？（顧媽氣憤

的走了出去。金花在床上不斷的呻吟。）

顧媽：（在外）你罵誰？

收租人：罵那個欠我的房錢的！

顧媽：我告訴你，你不能罵人！

收租人：罵人？罵你們還算好，我還要把你們送官

呢！

顧媽：送官？我們才不怕這一套了呢！

收租人：你們究竟給不給房錢？

顧媽：有錢的時候就給，沒有錢的時候不給！

收租人：好吧，你不給吧！我走了！看你給不給！

顧媽：你走吧，你嚇不着我！

金花：顧媽！顧媽！不要給人家鬧了吧！（顧媽上

）。

顧媽：我們才不怕這一套呢，他要去告咱們了！讓

他去告吧！

金花：顧媽，你要知道咱們現在是窮人了。窮人是

不能和人家爭長短的。明明有理的事情，咱

們也會變成無理了！你還是去求求他吧，請

他不要生氣，寬容幾天咱們一定付他錢！

顧媽：他已經生氣走了！

金花：他已經走了？

顧媽：走了！

金花：唉，你又闖禍了！

顧媽：太太，您不用着急！要打官司，我去！

金花：顧媽，我喝了這碗藥心裏好像病好一點兒，

你來，你來扶我起來坐一會兒。（顧媽扶金

花坐起來）

顧媽：謝天謝地，太太好多了！求菩薩保佑，太太

再過幾天就要完全好了！阿彌陀佛，謝天謝

地！今天求的那一張籤真靈！

金花：把那面鏡子拿來給我！（顧媽遞給金花鏡子

。金花照鏡。）

顧媽：太太雖是病了好幾個月，可是還不怎麼瘦！

金花：我已經不認識我自己了！你把，牆上掛着的

那些像片都取下來給我。

顧媽：太太，你要那些像幹嗎？

金花：我想看看。

顧媽：（取像片）怎麼上頭這些蜘蛛網子？全取

下來嗎，太太？

金花：都拿來。（顧媽把所有的像片放在金花面前



顧媽：太太怎麼憑空看看自己的像片了呢？

金花：我就是想看看，你瞧，這張是我做狀元夫人時候照的！

顧媽：那時候的太太，滿頭的珠寶！多麼富貴呀？

金花：這張是我在歐洲的時候和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一塊兒照的！

顧媽：那時候的太太，多麼榮耀呀！

金花：這張是庚子年和瓦德西將軍騎在馬上照的！

顧媽：馬上的賽二爺是多麼威風呀？

金花：這張是我和魏老爺結婚的時候照的！

顧媽：您瞧，多麼恩愛呀！

金花：這是民國八年歐戰停止以後，把克林德牌坊移到中央公園，改名爲公理戰勝牌坊的時候照的！

顧媽：這個牌坊存在一天，太太在庚子年的功勞就

永遠不能使人忘記！

金花：可是現在人家都把我忘記了！顧媽，拿走吧，我不要再看這些東西了！（哭泣）

顧媽：太太，您剛喝了藥，才好一點兒，別傷心吧

？（顧媽把所有的像片還要掛到壁上去，可是金花止住她。）

金花：不要再掛上去了，顧媽！

顧媽：爲什麼不掛上去呢，太太？

金花：我不願意再掛上去了！

顧媽：啊？

金花：顧媽，你真不愧爲一個義僕了！你跟我四十年了！沒有得着一點好處！現在太太窮到這個樣兒你還是跟着我！從前我走運的時候，那些奉承我的人，那些得了我的好處的人，現在都不見了！只有你和小芳還在我的身邊！唉，我的命也真苦，洪老爺孫三爺死了，黃老爺死了，魏老爺又死了，嫁一個死一個，難道天叫我不應該嫁人麼？（哭泣）

顧媽：（亦傷心）太太，請您別傷心吧！那些得了您的好處的人也許把您忘記了，可是北平城裏的老百姓永遠不會忘記您的！他們聽說您病了，這幾天不是有好幾位新聞記者來訪問您嗎？

金花：門口不是有賣晚報的嗎？

顧媽：對了，我去買一份來，看看今天報上又記着太太的什麼？

金花：小芳還沒有回來嗎？

顧媽：一定是曹七爺借給咱們錢了，小芳到前門大街去買狀元糕給太太吃了。

金花：說也怪，我這會兒好得多了。

顧媽：這就謝天謝地！我去買晚報來給太太瞧。

（顧媽下。片刻拿着一份晚報遞給金花。）

金花：把燈點上！

（顧媽把放在窗檻的那盞小煤油燈點着了。）

顧媽：有太太的新聞嗎？

金花：讓我來看。有了……

顧媽：上頭怎麼說，太太？

金花：說是我病了，生活很困難，說我在庚子年間對於北京地方有功勞……

顧媽：我不是說嗎？一般人是會把太太忘記的。

我想明天一定會有人送錢來給太太用的。

金花：呀？

顧媽：什麼事情呀？

金花：老便宜坊倒閉了！

顧媽：是米市胡同吃燒鴨的那個老便宜坊嗎？

金花：可不是嗎？三百多年的老舖子！可惜了！可惜了！唉，北京也真不成了！前兩年廣和居倒了，這會兒便宜坊又倒了！

顧媽：可是前門大街的五牌樓和天壇倒都刷新了，油漆得沙亮沙亮，好看着啦！

（此時外面有人敲門，並且有聲音：「魏太太在家嗎？」）

顧媽：有人叫門！誰呀？

巡官：我是本段的巡官。魏太太在家嗎？

顧媽：巡官上咱們這兒來幹什麼呀？

金花：你出去看看。

（顧媽下）

顧媽：（在外）您貴姓？您要見我們太太有什麼事嗎？

巡官：（在外）我姓吳，是本段上的巡官。我跟魏太太是熟人，我爲一點兒小事要親自和魏太太談談。

顧媽：（在外）我們太太病着躺在床上了。

巡官：（在外）不要緊，請您進去言一聲，說我有

一點兒要緊的事情和她當面談談。

顧媽：那麼請您在這兒等一會兒吧！

（顧媽上）

金花：是誰呀，顧媽？

顧媽：他說他是本區的巡官，姓吳。

金花：姓吳？本區的巡官差不多我都認識，沒有姓

吳的呀？

顧媽：他說他有要緊的事情和您當面談。

金花：噯，我這個樣兒那能見客呢？好吧，你請他

進來。

（顧媽下，片刻引着巡官上。）

巡官：賽二爺，您不認識我了吧？

金花：對不住，我一時想不起來了！

巡官：這也難怪，咱們三十多年不見了！我一提及

，您就記得了，我叫吳德三，三十年前我不

是常在高碑胡同口開一個雜貨舖嗎？不是常

承您照顧嗎？那時候孫三爺還在，我還不斷

的上您家裏坐坐啦！後來城內不准開班子，高

碑胡同也跟着冷落了，我的舖子也就倒閉了

，過了些年我就轉入警界。

顧媽：對了，我也記起來了！

金花：對了，年代太隔久了不是嗎？大家都都老了

。您這一向得意？

巡官：噯，有什麼得意，不過這些年來始終在警界

上混罷了。

金花：這多年都沒有離開警界？

巡官：沒有。我最初在內二區，後來就被派到西郊

去，在西郊服務了十幾年，後來又調進城，

在後門又就了十幾年，最近這幾天才調到本

段上來。賽二爺這向好？

金花：噯，這就不用提了！如今的賽二爺却不是三

十年前的賽二爺了！那時候是何等威風華貴

，現在您瞧，唉，窮，愁，衰，老，……

巡官：可是我們在北京就幾十年的人，永遠不能忘

記二爺的。就說庚子年八國聯軍的那一樁亂

子，要是不得二爺出來和瓦德西講情面，唉

，那真不堪設想了！

金花：那倒是的，可是我沒有料到我晚年來受這種

罪！

巡官：瞧着報上說賽二爺近來有點兒不舒服？

金花：已經病了好幾個月了。唉，加之這一向運氣又不好，都是遇着些不痛快的事情。

巡官：說的是啦，我今天也是爲了一點兒不痛快的事情上您這兒來，這或許您事先知道？

金花：我不知道，請您說吧。

巡官：就是您這房子已經二十三個月沒有給租錢了，房東現在到區上告了，區上特派我到這兒來看看，您真有二十三個月沒有給房錢嗎？聽說是一共二百：（將日記簿子翻開來看）是二百五十三元？

金花：是的，的確欠了這麼多，可是我從民國十一年就住到這居仁里來，現在整整的在這兒住了十五年，從來不短他們的房錢，這兩年實在沒有辦法了，可是我並不存心要短他的房錢。也許過幾天就可以付清他。

巡官：是的。房東現在既能到區上來告了，我們也不能不來一趟。

顧媽：這個收房錢的真可惡，每逢來收房錢的時候，總要在這兒罵一大頓人才走！

巡官：其實，房東和住客永遠是鬧不好的，各地都是一樣。現在您這個房東也够利害的了。他說他先到區上，若是區上沒有辦法他就移交給法院，我們區上就勸他，叫他稍微寬容幾天，我們說魏太太是不會欠他的房錢的。我們區上一提起您來誰都知道。

金花：謝謝你們大家幫忙。最近三五天也許我有筆款子到，到了我一定還他。我賽金花決不是欠人家房錢的人！

巡官：這我們都知道的。賽二爺的爲人我們還不知道嗎？區上叫我來一趟，沒有別的意思，不過叫我來問問怎麼回事罷了。

金花：請您費心，就這麼辦吧！我在三五天內準給他錢。

巡官：好吧，就這麼辦吧，我回去了，三五天我再來看您，您歇着吧，麻煩您半天，對不住！回頭見！

金花：再見，謝謝您！（顧媽送巡官下。片刻顧媽同小芳上。）

小芳：太太！

金花：你怎麼才回來？

顧媽：見到曹七爺嗎？

小芳：這就不用提了！（說着流下淚來）

顧媽：你怎沒有說話就先哭了呢？究竟是怎麼一回

事呀！

金花：顧媽，不要問他了！你還瞧不出來嗎？唉！

我要躺下了，你扶我躺下吧！

（顧媽照拂金花躺下。）

顧媽：小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老哭幹什麼？

金花：顧媽，你不要問他，他一定又碰了釘子，受

了委屈了！

小芳：我一去的時候，看門的見我這個樣兒，就給

我一副難看的面色，後來我央求他，請他進

去向曹七爺言一聲，說我是賽二爺派來的，

我說這裏還有賽二爺的親筆信，看門的聽說

我是賽二爺派去的，馬上換了另外一副面孔

，笑嬉的，問賽二爺長，問賽二爺短，立刻

叫我在門房等着，他進去通報了，當時我高

興極了，我以爲他一出來就是二百多塊錢到

手了，那裏知道看門的出來說曹七爺睡午覺

了，說等一會兒再說吧，我本想回來停會兒

再去，可是曹七爺的看門的和車夫，都留我

在那裏閒談，他們叫我談些賽二爺的故事給

他們聽，我就把庚子年八國聯軍進佔北京城

的故事講他們聽，我說賽二爺怎麼去見瓦德

西，請瓦德西下令禁止洋兵槍；我又說二爺

怎麼去見克林德太太，後來怎麼議和，怎麼

北平才平靖，他們聽了，沒有一個不佩服咱

們太太的。後來我又告訴他們，說太太現在

年老了，正病在床上，手邊很困難，很想求

這邊七爺的一點幫助，因這邊七爺從前很得

過我們太太的好處……

顧媽：唉，這句話你不應該說！

小芳：沒有關係。本來是的囉，曹七爺從前的確是

得了我們太太的好處囉！我們在門房這樣閑

譚，譚了兩個多鐘頭，我看時候不早了，我

就又求他們進去看看曹七爺醒了沒有，他們

出來說：七爺醒了，可是不敢進去報，因爲

七爺這會兒正在和四姨太太拌嘴。這麼一來

又等了半天，後來我又要求他們進去看看，

他們出來又說七爺正在抽大烟，又候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到末了，看門的才把信拿了進去，一會兒又把原信拿了出來，說曹七爺向來不認識賽金花，叫我滾出去，他們正要攆我出來的時候，曹七爺從裏出來，上了汽車出去了！

金花：哼……哼……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心裏難過極了！

顧媽：好沒有良心的東西！

小芳：我當時氣極了，祇好咬着牙回來，等我差不多走出了他們的胡同口上，那個看門的追了來，手上遞給我兩塊錢，說是他們幾個下人湊個份子送給賽二爺病中買糖吃的。我當時本來想不要，他死乞百賴的要我拿着，說這是他們的一點的意思！我沒辦法只好接着，我就到前門狀元樓買了一塊錢的狀元糕來給太太吃。太太這幾天不是想吃狀元糕嗎？這裏還剩下一塊錢！（顧媽把狀元糕打開，遞給金花。）

顧媽：太太！您吃點狀元糕吧？

金花：（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表示不吃，口中哼哼不止）。

顧媽：太太，您太累了，小芳，我們出去，讓太太歇一會兒吧？

小芳：今天街上又不知道要出什麼岔子，有些舖子，早早的把門關上了，街上也沒有什麼人。謠言很多：說什麼今天晚上要開進一大批洋兵來？

顧媽：那麼我們也去把門門起來吧！

金花：小芳！你……你……說什麼什麼呀？——今天晚上要開進一大批洋兵來？爲什麼洋兵又要進城呢？

（此時金花吐鮮血數口，顧媽小芳異常驚慌。）

顧媽：太太！太太！太太！

小芳：太太怎麼吐血了！噯呀？

顧媽：趕快倒一盃水來！

金花：顧媽，小芳，你們倆跟我一輩子了，你們倆都是義僕！（哭泣）

顧媽：您幹嗎又談這個呢？

金花：我知道……我知道我……我不行了！

（此時金花哭泣，顧媽小芳也哭泣。）

顧媽：太太，請您……請您別談這些吧！

金花：我要是死了，請你們把我埋在陶然亭好了！

我愛北平！我愛北平！我愛這古城！我愛這

古城裏一切！

顧媽：太太！太太！

金花：還有，顧媽，我要告訴你們，我今年實在是六

六十五歲了！外面一般人都以為我今年是六

十三歲！

顧媽：太太！

金花：我彷彿聽見炮聲！

顧媽：炮聲？

小芳：沒有呀？

金花：這不是軍號的聲音嗎？

顧媽：太太！

小芳：我沒有聽見呀？

金花：是的！是的！這明明是炮聲！這明明是軍號

的聲音！我害怕！我害怕極了……我害怕

三十六年前的事情又要重在北平發生！我害

怕極了！我彷彿看見一切都沒有改變，一切

都跟三十六年前一樣！你們聽！

（此時外面的狂風把燈吹得搖晃不定，小芳忙以手遮燈，此時遠遠的送來一陣陣的軍號

聲，馬蹄聲！

金花：這不是軍號和馬蹄的聲音嗎？

小芳：對了，太太，這是軍號聲！這是我們自己的軍號聲！這是馬蹄聲，這是我們自己的馬蹄聲！

聲！

金花：是我們自己的軍號聲？是我們自己的馬蹄聲？——這我就放心了，這我就放心了，這我死也瞑目了！

顧媽：太太！太太！……！

顧媽小芳哭泣，狂風終於把弱小的燈光吹滅了！外面軍號聲馬蹄聲愈來愈緊，愈來愈激昂，小芳止住了哭泣，連忙把燈重新點着，

并把燈光放大，使黑暗的屋子重見光明，然後他走到窗前往外凝望，表示着無限的興奮，

幕亦隨着軍號的「前進曲」的節奏而閉。

民國二十六年，元月五月初稿完成於故都寫劇樓。

附註：

- 一： 本劇人物，除賽金花顧媽兩人外，均係作者根據三十餘年前之環境而臆造，非實有其人
- 二： 本劇雖經作者數月構思，缺陷仍多，倘承讀者隨時指正，極爲歡迎。

- 三： 本劇禁止翻印。未得作者許可，不得公演或改編爲電影。通訊處：北平府右街羅賢胡同十六號。

三月六日

(更正) 熊佛西先生撰著之「賽金花」劇本，文中所有「瓦德西」字樣，原本爲「克禮米」。「德國營盤」，原本爲「洋兵營盤」，均爲手民誤排，特此鄭重更正。